



序

往時君爲御史與余及葉尙書子吉李僉事元仗之屬凡數輩聚於京邸以詩歌古文辭相磨礪甚樂也君嘗延合肥龔端毅公宴小閣中余獨得與焉三人者促席劇論上遡掌故之沿革下及文章之正變娓娓至丙夜不休公擊節大喜爲舉爵無算肴核俱盡君出齋簌佐之酒罷則晝漏上十餘刻矣當是之時端毅公以文教主盟於上余黨數輩復左推右挽其閒故四方人士無不知易農之詩若文者旣而君以直言左官歸里余亦引疾請告毘陵距吾地不數舍顧余僻居山村音問稀闊雖一再訪君於虎邱不復能論文如京邸時矣去年秋君便道過余草堂出其所撰楊將軍賜物記且指且諷意頗自得自言病脾不飲惟數啖其所攜藥物而已余窺君容色甚旺以爲雖老而未衰也而君竟以脾疾不起其孤元起葺君遺集舜民所訂文十六卷詩十四卷示余請序卷首嗚呼君之爲學自少博聞縱覽諸凡杜韓名篇蘇黃快句一一

成誦在口尤酷嗜左氏司馬氏歐陽氏之文余在京邸見其所鈔史記句乙段落蒼最文賦悉井井有法故其發諸翰墨或流宕奇肆或艱深典奧不名一家晚歲潛心三禮之學眾言淆亂必折而一之譌謬相承必釐而正之未嘗苟同亦不爲苟異集中所載經說猶班班可考惜乎不假以年而遽止也余小於君僅一歲衰疾方甚下筆不數行輒頭岑岑欲臥其能序君之文乎追維往事相去幾二十年端毅公墓木已拱其他數輩論文京邸者亦十無二三在矣杯酒笑談之雅恍焉夢寐有足慨者故不辭其孤之請而聊述梗概如此康熙丙寅仲秋堯峰汪琬撰

常州董公既物余哭其家爲經紀其喪其孤元起請余誌其墓以余交公久知公深故不得而辭也公之物也園閣水石圖書鼎彝之外贏無遺金廩無餘粟惟城西南田幾頃庇其子若孫以糊其口喪中元起杖而泣首議割其所授之產爲剗剗費刻微泉閣集始明年刻既成元起奉而入吳郡請汪太史鈍翁先生序之又紆

道來虞山踵余門言曰元起聞之先君子當世文章無出汪太史右者次則汝師且今茲之集吾兄舜民手排纂皆屬吾師素所評次元起之乞序凜凜然先君子意也則余又不得而辭矣公自登仕版余每過其京邸及罷官里居延主西塾三十餘年睹記公益無一日不以讀書作文爲事其作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以治經爲要其治經尤於三禮爲精議論剖析橫豎鉤貫若欲推而內余胸中者卽其文之著亦必於此古今典禮衰序沿革爲詳且盡而贈遺應酬之作卮言日出而已公一文之成馳稿眎余論次其首尾段落與夫作者之旨意之所以然閒以愚見僭有所更定若干字公往往持之作竟日喜前年應楊大將軍請作恩賜

御書碑記自松江遣人至虞山往回七八百里馳稿眎余論次如前然後端謹手書勒之石以去蓋公不苟作於其文又論文之合謬信余也如此余嘗論文者貫道五經爲然至程朱諸儒身體力行而庶幾焉韓歐諸公亦託於道以名其文爾今者重理公集

甚悔其言之失則何也夫子所謂郁郁之文在茲之文文卽禮也
卽道也識大識小夫子焉不學學禮也學道也自余所睹記公焚
書逸禮盡所手鈔古史舊章悉因心匠雄詞奧學上發周孔下補
孔鄭如集所載論宗法封建廟制鄉飲禮諸經說及攷覈常州府
志文獻數十篇後有學者能悟則聖人之心因器而見後有作者
能師則先王之法隨事可攷詎得謂文之與道爲二而三代之俗
不可復三代之人材不可興哉此其讀書之效於文者也至論次
公詩則尤其讀書之餘緒也三百篇其肄業及之自漢魏晉六朝
到宋元明詩幾數百家言鉤玄記要四方學士大夫爭來鈔寫其
本其自作詩以用意爲主雖五字句作三層轉折雖數百句作一
氣融鑄一字之帖妥經數次之竄易朱黃藍黑蠅攢爵族不苟作
不苟傳然當其一詩之成馳稿眎余余論次如其文間以愚見僭
有所更定若干字公亦往往持之作竟日喜十餘年來唱和篇目
具見於集元起之學成余解去其西塾猶諄諄五老會須余以花

時往五老者史太守樹駿毛學博重倬黃比部永公及燦也公與
學博今皆爲古人矣顧愁遺余七十六叟誌其墓又序其文其能
無執筆泣然而流涕矣乎公諱文驥字玉虬號易農起家進士由
行人司官御史其爲御史在臺神羊屈軼突兀班心破柱埋輪誰
何不若句行在賜茶徹燭衛騎傳送標異其隆重其奉使所在立
奇節繫佳政其罷官里居清望絕特心趣夙脫簾閣據几讀書以
外閒或招五老中人及其家舜民賓實輩流傳示其詩文至其得
意賞心點鐙命酒擊鼓爲節其爲人不求異於世亦不苟同於人
具詳余爲公墓誌不具書微之之序樂天曰樂天之官族景行與
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故不書予亦云子元起字起男破產
刻公集海內儒家者流推其孝其排纂之勞舜民名元愷舜民亦
愍惠余序余又喜其刻之成也又得而辭乎遂書此以復之云爾
康熙丁卯春二月清明日虞山同學弟錢陸燦撰

旨將軍功高老臣諸國咸內大臣視之親親無佯暖熱圍槍者鹵簿豹尾之儀也左右夾馳道如蘭防旃門葛縶禁不得入特命槍內走異數也遂扈從行在惟十月十八日也是日

上親獲乘鴈賜將軍一頭夕次宿遷縣頒伐兔賜將軍五首越二日次清河縣

上解鞍而舟復勞將軍曰汝兩舍辛苦其從而後越二日駕幸平山堂回將軍謁道左

上頰勞之曰將軍來何速捷回奏曰臣來不敢後復奏曰臣候皇上萬安

上曰安十一月朔二日前已迴鑾自蘇州駐蹕江寧賜將軍御袍龍卷爪五色深青夕賜將軍餽熊白鹿脯醢酪火酒擣珍環餅木實無花果菹菜惟錯越翼日

上親閱將軍等較射果能貫弓箬矢射畢返賜將軍榜書丹誠二大字額揭御筆二字印以御璽紙尾題康熙甲子冬至前

賜老將軍楊捷十三字又中書單條詠馬詩岐陽方較獵腰裏盡龍媒仗下黃金勒橫秋號逸材廿字紙尾題詠馬二字皆印以御璽越翼日駕旋出自水西門將軍口奏各營兵單請以京口右路裁兵編補衝險壽春徽州等伍

上喜命具本越翼日次儀真賜將軍柔毛五牽越七日送駕宿遷縣北蓮華橋不越境叩辭惟十一月十二日也是行也迎送兩閱月共二旬有三日

皇帝天語勞將軍者三記功勳問年力者一傳温旨者三將軍啟候

皇帝者再奏兵事者一皇帝賜將軍食物者三腥二食六生五賜將軍衣服者一賜將軍御書二大小卅有九字然其特恩之尤異者在御書

將軍既勒之玳琬生金而傳諸世裝之題變池潢而傳諸家出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示臣并舉扈駕勞問傳

旨及啟奏之語諸 恩賜衣服飲食之物令 臣詳記之無漏 臣前
具官簪筆於職得書竊以爲古者人臣之功莫急於戰功而功懋
之賞有加於爵祿粵稽周禮司勳六等而其職則屬司馬以酬干
戈矢石荆棘霜露之中尺寸所欲得太宰八柄予以馭其幸而其
式則均匪頒其賜則供王府以優爵祿土田旂常彝鼎弓矢斧鉞
之外錫賚所未已故凡賜予之物玩好貨賄必有特異之恩以馭
其寵幸而況封疆之臣尺籍符伍日積伐閔之等以上首功者乎
臣故以爲 御書之賜出自特恩之尤異者又在玩好貨賄之上
迺以賞戰功正不復以弓矢得征斧鉞得殺稱師武臣力也且人
主之以書賜其臣者古有之矣不獨龍跳鳳翥居第一也更有激
勸賞功之意寓於點畫之中人臣所當推而知之也今試仰觀
宸翰以丹誠之意推之丹者勿涅誠者勿欺殆卽 天語所云將
軍功在閩海實能乘風破浪京觀鯢鯢暗鳴而天吳遁叱咤而海
童驚望幸翠華遙觀日出孰不由茲赤心之無貳也乎更以詠馬

之意推之壯用其力老師其途殆卽 天語所云將軍不老故成
功之後靜鎮東南日惟敦詩說禮雅歌投壺而半壁屹如保障不
猶負伏櫪之志歸華山之陽鑄金圖駿以配凌煙之人者乎然則
推廣 御書之意俾人臣知所激勸豈不繇此特異之恩也夫
康熙乙丑孟夏原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 董文驥拜手恭撰

微泉閣文集目錄
卷一
序一
龔總憲壽序
洪太傅壽序
成大名師相壽序
江寧巡撫余尚書壽序
賀都御史湯公巡撫江寧序
左通政封三代序
○第二卷
序二
高侍御奏疏序

微泉閣文集目錄

楊將軍

恩賜御書碑記

○第一卷

序一

龔總憲壽序

洪太傅壽序

成大名師相壽序

江寧巡撫余尚書壽序

賀都御史湯公巡撫江寧序

左通政封三代序

○第二卷

序二

高侍御奏疏序

胡侍御疏稿序

柯給諫奏疏序

送于給諫內陞序

錢氏三世家傳序

送錢湘靈先生之鄧氏序

送舜民姪之漢陽序

送蔣馭鹿之

藩府序

送王石谷遊金陵序

○第三卷

序三

顧開明先生崇祀鄉賢序

舜民姪增修家譜序

周氏家譜序

金蘭集序

安陽山人詩稿序

嚴平子集後序

李叔則文集序

潘胎仙詩序

孫豕宰小兒痘疹方序

○第四卷

序四

伯兄七十壽序

韓太僕八十壽序

鄭淑人九十序

洪太傅公夫人李氏壽序

顧露生偕李夫人五十雙壽序

秦馭夫七十壽序

閔太夫人百歲壽序

賀山東武舉劉生序

賀大中丞黃公令子令姪入學序

○第五卷

記

鄧氏家廟古鼎記

關壯繆銅像記

長江圖記

廉石齋記

十府村七聖祠記

京畿道士神祠記

楊少參制詞記

楊青巖畫像記

○第六卷

書

與龔尚書書

答吳別駕問漢陽相改葬服制書

報錢湘靈書

論

封建論

說

逍遙樹軒說

鶴孫小字說

○第七卷

傳

明禮部尚書胡忠安公傳

明巡撫僉都御史唐襄文公傳

明兵部左侍郎盧忠烈公傳

明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公傳

贈御史吳公傳

顧繡繆雲瑛傳

○第八卷

神道碑

明進階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伯父聖臣公神道碑

墓志銘

待贈文林郎太學生維仲願君墓志銘

錢母趙太孺人墓志銘

贈程孺人墓志銘

墓表

姪質明墓表

張孺人墓表

○第九卷

行狀

贈文林郎江南道監察御史介臣府君暨元配許孺人行狀

哀辭

張孺人哀辭

王夫人哀辭

祭文

公祭伊太夫人文

公祭龔芝麓太夫人文

公祭許師母李太夫人文

祭姪女文

公祭徐老夫人文

祭劉太夫人文

○第十卷

祭提學張湘曉同年文

公祭同年王元輔侍御文

祭福寧知州甯公文

祭張方伯文

祭祖御史太翁文

祭同年李退菴侍郎太夫人文

公祭徐侍御夫人文

祭曹固山太夫人文

公祭馬太夫人文

書後

書送許子之官歙縣序後

書楊芝田壽帳後

跋沈繹堂先學士榮賜堂記

跋李龍眠畫羅漢圖

跋梅道人畫竹

○第十一卷

經說一

冬官補亡辨

魯郊禘之月考

宗法

廟制

六宗辨

○第十二卷

經說二

鄉飲酒

武王告祭辨

大射射宮澤宮辨

助祭貢物解

三禮九獻考

薦獻尸飲食不同考

○第十三卷

經說三

六尊互用齊酒說

君夫人薦獻解

旅酬說

朝服考

玉纁辨

齋祭冠服

深衣三說

顧命咤齊論

○第十四卷

經說四

大夫貴妾子爲其母期說

啟殯至卒哭不變服辨

弁經服弁辨

作主說

喪冠纓武條屬辨

喪車振容揄絞貝嬰

縣鼓建鼓應田棟朔考

側室考

○第十五卷

修常州府志雜著一

圖考

建置沿革

分野

疆域

形勝

城池

山川

學校

廨宇

祠廟寺觀

陵墓

古蹟

物產

地理志總敘

形勝

風俗

藝文

○第十六卷

修常州府志雜著二

分野補註

常州府鄉屬壇補註

社稷山川壇補註

城隍廟補註

季子廟補註

崇法教寺補註

北江補註

夫椒山補註

青墩補註

微泉註

無錫山補註

宜興山補註

江陰君山補註

武進董文驥

宜興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武進山

微泉閣文集卷一

武進董文驥

序一

龔總憲壽序

代

康熙二年秋予自左都御史量移吏部尚書 朝廷起龔公以原

官復為左都御史左都御史之官漢之御史大夫也漢興數十年

代為是官者自周苛周昌兄弟以至張蒼申屠嘉碌碌無奇節惟

周昌稍號強直然猶項騎漢高未嘗見憚 本朝自

太宗以來慎選是官每讀

上諭自朕躬以至諸王大臣六曹百司之得失咸於爾糾其風聞

者亦不爾罪想見開國之初闢門求言所由與漢高之嫚罵異故

一時名臣張公存仁吳公景道陳公錦羅公繡錦孟公喬芳號五

大柱石而存仁景道兩公先後為都御史尤以莊直見憚九王常

攀陛檻景道劾其不敬罰千金

太宗或解衣見羣臣至存仁不攝衣不見也存仁之姪今為御史

猶能說兩公時事云夫以 本朝 祖宗家法慎選是官願予何人倖廁其位而又得龔公再居是位與兩公後先相望有光漢史於是天下皆謂 朝廷用公之速且用公之盡而不知

世祖皇帝知公之深也公歷戶刑二部侍郎國有大政事大刑獄諸王大臣會議於朝盈廷首鼠兩端公獨諤諤持一議爭之不已世祖已御五鳳樓司知之迨左都 命下公控辭 旨優答云卿才優品卓持論端方故特簡司風紀蓋謂公廷議不阿也公受命以來大言小言章數十上其言治平八事曰酌會議謂九卿科道各具議單曰信詔令謂如巡方旋遣旋止曰嚴江防謂賊將復窺京口曰勸農政謂以墾田增秩贖罪曰儲人才謂京堂督撫宜豫選曰核吏治謂選人必分煩簡曰甦積累謂收孥不必僉解曰清逋賦謂遠年民欠宜蠲章凡一上其言地震七事曰修德以勝之在乎好學勤政親賢養民曰明輔弼之任在察大臣之公私因而

斥言時相曰酌銓敘之法所謂品級考者宜更定曰責考課之效略如今考滿法曰恤小民之困令有司以荒政為殿最曰核武備之實恐諸路之兵不足用而遠煩禁旅曰闢諫諍之路即狂愚亦寬譴責章凡八上其言推明 恩詔六事謂隱逸宜蒐謂流徙宜赦謂建言得罪者宜復謂救荒宜禁其箕斂謂開墾宜禁其虛派謂防兵宜合不宜分章凡一上他如自盡其職以率御史各盡其職而後糾御史不職者某某舉御史盡職者某某章凡三上他如念流民之走險有司以逃人而槩驅逐章凡再上他如孽轡山陵之駕請無待鄭芝龍以不死之典停恤刑之秋決辦八旗之甲馬度吳楚之兵形章凡七八上其他小者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夫公之言皆如飢之穀疾之藥也然其盡言不諱自敵以下所難堪而

先帝虛受之往往朝上而夕報可即有時批逆鱗亦終霽萬乘之威聽之如轉環蓋用之者十五六用之未盡者十三四夫以

先帝之知公而用之未盡者則正知公之深而將以遺子孫之用也迨公之以齟齬時相左官也既謫之於內矣復中以考功法出之於外然奉 中旨慰留非爲國樹人之深意與或謂憑几顧命之時執手付託以公爲屬其事祕人不得而道要之知人之名先帝所不居而其意則歸乎公矣
今上卽位公丁母憂當去 詔以在任守制未幾遂有是命 朝廷之速用公繼

先帝志也公逾月章一再上請蠲租請使過蓋理前疏中清逋賦蒐隱逸語也而尤以平反爲急務曰言官吾職也法官尤吾職也故多所縱舍云至於廷議之際力爭如昔時古人少而抱道於畎畝之中用之終身不易其言老而負桂薑之性雖三仕三已不改其節公之謂與 朝廷將盡用公而公亦以其三四未用者盡用之以左右沖人復辟以報

先帝之知然後公之直節媿媿於開國張吳諸公子雖不敏承乏

其閒亦以抗論時相於順治末年其進退略與公等他日垂之國史傳之名臣稱左都御史者

太宗時某某也

世祖時某某也

今上時某某也豈若周昌趙堯輩代得御史大夫印以爲榮也哉然而非

先帝知公之深不克臻此夫古之人君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寧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如齊神武之不貴慕容紹宗唐太宗之出李勣宋神宗之不盡用司馬君實其不受知人之名乃其知人之明之深也彼三主者不足以比隆

先帝而三子者如司馬公乃實公之流故予以爲

先帝知公之深用其五六不盡用其三四以遺子孫其意亦出於此然司馬公之退居於洛也十五年而復相復相一年而開言路別邪正罷新法凜凜向至治未盡其用而公老矣若我公之壓而

復起也不數年而以黑頭冠惠文山立臺端克盡其用更數十年而猶以黃髮坐論太平豈不休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得賢人以建太平之基而其臣亦享無期之壽也是則以祝國者祝公又非司馬之所得同年而語也

洪太傅壽序

代

開國之初多兼任將相以爲治始旣奮其知勇而取天下一旦任以阿衡之地復能措天下於晏如數世而後猶稱佐命之功業不衰惟東漢建武之世宰輔始不任功臣議者咸以爲矯枉之道不得不然夫苟得才兼將相者上之如周公太公次之亦如蕭曹平勃之儔而任之安在開創之臣不可以外總軍旅內參國議耶本朝開國以來諸臣之才兼將相者多矣而我太傅洪公爲之首公自遇

太宗於雲雷之日從

世祖而依日月之末光出入將相數十年以督師下江南大江五

湖閒其人輕心公爲之陳說天命布宣德意以安反側而江南定以經略下楚蜀滇黔西南萬里外開尺五之道得自置吏牂牁夜郎以往至於金馬碧雞公爲之守要害繕亭障且耕且戰殲渠魁以散脇從而楚蜀滇黔定其入爲宰相持國秉輔大政相業稱第一校士南宮得寒畯四百人以宰相兼御史大夫振紀綱斥權貴一時多真御史蓋公之出將也自異姓參帷幄而能戢馭數十年生同

祖宗里閭之部曲俾數千里爭迎簞食壺漿之王師是太公之起漁釣而致鷹揚也以樞輔典軍機內外諮稟盈室嘗目覽手答耳受口應而不言勞是周公之手口拮据沐零雨而破斧斨也公之入相也解兵柄登政府首建開國承家之規模而不滋作法於涼之弊是周公之治周太公之治齊也固不與平陽絳侯之攻城野戰爲伍而亦非木強少文謹守畫一者所庶幾夫開國之臣崛起風雲顧或將百萬之師則有餘相萬乘之主則不足豈兼任之過

哉由其才之未能兼其任耳若以玉鉉大斗之任處攀鱗附翼之才以之取天下則長於用兵以之守天下則明於治國蓋將相之才足以兼其任而後將相之任足以見其才如我公者殆蕭曹平勃所未及而周公太公之亞也苟盡得才如公者兼而任之內參國議外總軍旅又何必如建武之不用功臣也哉公自經略楚蜀滇黔後歸而引年致政後之代公將者南詔來賓白馬歸命猶思公首事之功而某等繼公相者守其成法俾

聖子神孫蒙業而安咸紹公之遺烈而公則荷 朝廷報功之典爰及苗裔載在令甲遂優游杖履以老焉壬寅之秋屆公七十誕辰其所取門下士及令嗣內升儀部君謀頌禱之詞於某某讀小雅之序稱文武以天保治內以采薇治外要自天保至鹿鳴六詩其於君臣朋友兄弟閒和樂忠信以膺福祿皆君相一德之所致其采薇出車杕杜三詩所序征伐師眾之事則尤將率之專職今國家既畀公以將相之任合內外而成天保采薇之治由是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萬物盛而神明通且爲之歌南山樂得賢也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得賢臣以建太平之基而其臣亦享無期之壽也若我公以開 國之賢臣兼將相之才之任此非詩所稱爲邦家之基而享無期之壽之君子乎某遂爲公歌南山之詩公其以某爲善頌善禱否也

成大名師相壽序

卿大夫致政而退先王貴齒而無遺年有致仕之田首祿三公以國老之禮養之太學後世生辰爲壽亦猶行古養老之禮也吾師大名相耆耄而懸車今年七十有四諸子孫比部君通州君謀上壽之辭以奉觴其門下士文驥爰撫公進退大節拜而祝曰惟公之進而爰立也卜自

世祖以遺

今上開濟兩朝實繼文穆公父子至宰相天下山川東北流空同戴斗之閒閒氣生焉故非南人翰音登拜者等直與漢史之韋平

唐世表之令狐鄭李鳴珂接武相輝映然漢唐或起家父任科目
視之爲難故王元美厯紀勝國盛事所未有自公之質能言能聽
徹其官濟美文穆異世殊途文穆之進也當其亂而公之進也當
其治當其亂則以鐵石犯顏管晏救時而治其亂當其治則以漢
相之飲醇酒爲清靜儒衣冠爲蘊藉以江左之玉塵蒲葵解幘插
簪爲風流而治其治故文穆籌邊憂國載於錢氏之碑身際陽九
百六爲碩果爲一木其事在天下後世公則持躬清慎蒙
世祖之褒元首交而股肱太啟心沃心人不得而知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我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韓子以爲大臣宰相之事也公之所以壽國者如此天壽平格
之書我公有焉公其曰敬舉君之觴將一爵而洒如也驥乃拜而
再祝曰惟公之退而避賢也以蹇明農者且十有八載文穆之樂
聖也以否居政府者二百七十日而已公家居以來訓子孫之勝
寇者則萬石之馴謹也子之子且子之孫長者優龍劣鳳幼者瑤

環瑜珥成如蘭芽玉樹栝栢豫章之生平相門也至其頭白汗青
則張丞相之好書無所不觀王仲寶之經學造次必於儒教也時
而桂楫松舟湖淇之源愛蓮愛菊五畝之園將老菟裘焉則司馬
公之獨樂園虎爪泉也午橋綠野平泉木石又不足道也公之所
以自壽者如此南山萬壽之詩樂得賢也我公有焉公其曰敬舉
君之觴將二爵而言言斯驥乃拜而三祝曰知進而不知退過涉
之凶也知退而不知進復隍之吝也進退無常在淵之躍也文穆
角巾歸第榜其堂曰五知以垂知進知退之訓公旣肯堂構而紹
家法焉雖難進易退而一無所膠昔司馬公退居於洛十五年而
復相相而罷新法凜凜向至治
今天子念我舊德而存之頒以賜書公授几杖坐再至惟以君恩
勵子孫家近魁三天近尺五呼吸通帝座可以進而不進或躍之
象也昔張丞相八尺瓠美百有餘歲傳子至孫公長身玉立偉衣
冠異珍膳不必偃仰詘信啣噓呼吸如喬松而身其康強子孫其

逢吉勇於退而退在淵之象也公之壽國以自壽者如此玩乎觀之六三觀我生以進退玩乎離之九三鼓缶而歌則大耋無嗟所謂無常而無凶吝也我有馬公其曰敬舉君之觴將三爵而油油以闕公四主棘闡略如吾邑胡忠安十知貢舉年過九十云驥爲公乙酉分校江南詩經首得士公在綸扉驥言觸忌諱多所調護公歸五年而驥以一麾出遂服進退之教乞身者又十有四年矣泥塗甲子白首門生竊效三祝而爲之辭

江寧巡撫余尙書壽序

朝廷之有江南猶人之有腹心也所以宰元氣而籥之眡存心養者貴清靜而已治身之道有二養官骸者勝之養腹心者安之熊經鳥申外也勝之爰清爰靜內也安之勝之外者有養生之名安之內者無養生之名故言養生者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又曰不導引而壽又曰爲善無近名莊周之言也以安之內而不居養生之名也治人之道亦有二治邊圉者勝之治

都會者安之救火揚沸外也勝之無事勿擾內也安之勝之外者有治人之名安之內者無治人之名故言治道者曰清靜而民自定蓋公黃老之言也曹參用其術相齊而勿擾如齊故俗安集百姓相漢而守法類若畫一府中無事斥去刻深務聲名之吏民以寧一蓋治民不如其俗而求有以勝之則民擾而後世武吏奮髯抵几以變齊兒之俗此刻深務名以勝民之吏非安民之吏也故安民要在擇吏下無務名之吏上無務名之治也然參見人細過專掩蓋之後園吏舍醉歌反張飲應和而不召按之者何哉蓋擇吏者非必數數焉日求其人而斥之也始則畏之繼則化之輒斥去之所以畏之也專蓋之所以化之也故不必按而去之以安之內而不居治人之名也此老莊清靜之術不近名不務名安之內不勝之外得養生焉得治人焉用道以治江南者明初有周文襄公本朝有我余公文襄之撫江南也二十有二年爲治以寬前撫胡循治尙嚴人或詰其不如循公謬曰朝命委任有殊

彼敕祛害吾敕撫安而已夫養馬必祛其害馬者養苗必祛其害苗者養生必祛其害生者養民必祛其害民者文襄非不害是務祛不數數焉祛之也祛一二人而千百人畏而千百人化而千萬人安故祛害而不居祛之名也夫祛害以安民而不居其名斯與曹參擇吏安民而不務聲名者等所謂清靜之道安之內而不居治人之名者也文襄所以撫江南者昔如此今我公之撫江南也未下車而吏畏下車而吏化一年而民望二年而民悅不三年而民安前之墨吏狼而貪酷吏虎而冠故畏今之狼者然虎者騶虞故化望之者曰公來其噢咻我乎其煦沫我乎悅之者曰非公其誰噢咻我乎其誰煦沫我乎安之者曰我貧民也非公其得安於四民之業而無頭會箕斂我者乎我富民也非公其得安於千金之家而無剝我無股我者乎然公之擇吏而吏畏而化也猶雷霆之威非數數焉日求其人必擊之也霆聲殷而頃聽者懾也公之擇吏以安民而民望而悅悅而安也非猶眾人之母溱洧之輿數

數焉日求其人而食之而濟之而每人悅之也平其政而人無不悅斯人無不安也乃公之所以能使吏畏而化使民望而悅悅而安者則更有自治之法焉曰廉門無木瓜之苞葑園無樹葵而爭利上不取之吏吏不取之民皆由公之廉以爲之法也且人之廉畏人之不知公之廉畏人之知之故自治以廉而不務廉名擇吏而不務嚴名安民而不務寬名夫擇吏以安民而不務其名斯與曹參擇吏安民而不務聲名者等所謂清靜之道安之內而不居治人之名者也我公所以撫江南者今如此然公不自居其名而天子則知之不俟撫臣之日始知之而於諫官之日素知之也不翹上以爲名大言入而大利不市下以爲名小言入而小利公則昔不居直名而

天子直公今不居廉名而

天子廉公公則不借譽於左右不輦金於竈煬而得成其廉非

天子知人善任之明曷臻此嘗疑淳于生微言於成侯曰附萬民

察姦吏而先之曰謹事左右夫左右非伯夷曾史也事之者非家
陶朱而猗頓也不取之吏不取之民無以走私門而日至譽言也
既以事左右而取之吏取之民上下交征又安能附萬民而察姦
吏也此非所論於知人之世也故曰非

天子知人善任之明曷臻此夫

天子所以任公者今之江南猶漢之有齊也齊王七十城中具五
民表東海地廣饒民殷富俗夸緩與江南類向者么麼倔強軍饒
旁午咸賴江南財賦爲大命而庚癸頻呼金飢水潦菜色之民轉
乎澤若蕉

天子宵旰旁求簡畀南服舉江淮而南六七望郡百十繁縣脂膏
之有司數百億萬三江五湖之間輕心之人民數百萬秔稻雲帆
而積貯之紅粟數百萬太府泉流布布之金錢而咸命公爲保障
自公受命飲冰一用清靜爲治素不好名故能計弊羣吏又安
黎民鴻鴈既集旒旟屢夢不三年而政成報最

天子遂無南顧憂昔漢之山東以齊爲腹心之地臨淄大都會也
故曹參以清靜治齊而齊民安今之江南以吳爲腹心之地姑蘇
大都會也故我公以清靜治吳而吳民安然曹參之自齊而入爲
漢相也卽以治齊者治天下太史公故稱其清靜合道與百姓休
息乎無爲則不徒齊民安而天下之民俱安今

天子神武止戈反側蕩平橫來海晏垂拱而修文治公當趣治行
入爲宰相卽以治吳者治天下載其清靜以休養生息我元元則
不徒吳民安而天下之民俱安與曹相國媲美矣豈僅如文襄之
撫安吳民而已哉昔文襄年至猶勤其官今公富於春秋寄於軒
冕齋居鈴閣之中龍見堂皇之上形雖用而不勞精雖用而不搖
不俟吹响吐納而元氣壽於喬松莊周所謂不導引而壽爲善無
近名者歟公蓋得清靜之道用之養生用之治人而俱不居其名
者歟文驥因其嵩呼之辰而祝之以此或曰然則爲治而勝之者
非耶曰吾固云所以治邊圉也昔公家肅敏嘗開府秦邊強敏而

愉快矣然不可以治腹心之內地也且不可以治天下也
賀都御史湯公巡撫江寧序

前之巡撫江南者有周尙書文襄公其爲政繼前撫胡槩嚴察之後濟之以寬嘗語人曰胡卿敕祛害吾敕撫安而已在任二十二年吳民安之 本朝則有尙書余公政亦以寬嘗語余曰治貴清

靜去其泰甚者耳不三年而政成吳民安之 天子旣內召之繼者不數月代以都御史湯公公繼余公寬靜之後其政寬嚴並濟未期而吳民安之要之三公皆善用寬者也夫爲政之道不外乎寬嚴故孔子子產之論曰寬猛又曰惠義此之謂也然子產君子也其言曰寬難次莫如猛孔子聖人也其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之謂和蓋君子猶難於用寬而用猛惟聖人乃能寬猛相濟而得其和故子產之爲鄭也不毀鄉校雖以爲寬也然要在弊大族之豐侈者逐豐卷木子皙褚衣冠伍田疇鑄刑書以救世蓋以猛而能爲鄭國孔子之用魯也誅少正卯而止

飲羊非不嚴也然必先見行可而仕亦獵較而祭故墮三都出藏甲而三桓不忌蘇文忠以爲聖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猛之中有寬焉斯得其和而魯大治由今日治吳言之祛害則莫如猛安民則莫如寬箕斂重其稅鬻刑輕其命佻淫變其風俗民之所以不安也墨吏狼而貪酷吏鷲而擊吏之害民者未去也公於是承命以鎮撫吏民會

上南巡因請緩十年悉索之逋賦請蠲本年兩稅三之一未下車而禁毀民廬舍以治馳道宣

上德意扶輦縱觀所過無不被其澤下車而按漕粟之乾沒正僕隸之名分重學校敦風俗凡安民之政猛以濟寬次第條布先是功令入境毋遽糾參故聖人君子行之於七日於三月於一年而公徐行之於新政然吏之狠者然鷹者化害民者已稍稍去蓋猛之中有寬寬以濟猛而得其和焉故曰寬嚴並濟繼兩尙書而善用寬者也要非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善學聖人之道者不能然公

之學聖人以為政又有本焉曰廉曰剛在周禮之六計皆以廉弊
羣吏在易之夬五陽決一陰皆以剛去小人蓋不廉則賂之民而
六者損不剛則包之吏而去之不能決公起家庶吉士敷歷中外
入登侍從出釐封疆而猶田無膏腴廬有風雨退食一肉衣一裘
葛羔羊素絲之操能使家人忘其貧可不謂廉乎為庶常即言事
請錄勝國義士執政有長樂者嫌其風已故麾之而公竟不撓可
不謂剛乎惟

天子實知公剛而廉自無賂民以生而包承小人去之不決也故
特命之往鎮撫茲吏民而公之學聖人之道其本在此二者故發
於政事祛害安民又非遽從事於寬猛之間也公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其太夫人以節廟祀事載姪以盜所為傳

左通政封三代序

海之濤
蘇州府
蘇州府

其發之也不昌其種之也彌厚則其發之也彌昌徵諸左公而益信其不誣也公之先出於姜得姓於左公子元末有君弼者籍於金斗以義師捍香軍其兄君美遷於瀛明初有傑者仕至藩伯至公之祖某起家掾曹歷官掌庾未嘗有刻急聲公之父某讀書不仕道比鄉閭其敦行門內有鳴鳩七子均平之風有友于兄弟之義其慷慨好施任卹被於州閭邑屋敬其謙吉蓋世濟其美焉古有陰德積於郡曹縣史而其後卒高門閭以容駟馬者公之謂乎由是發之於公而克昌其門 朝廷拔公之才於多士之中躋之九列之上以黃髮貽數世之利則所謂樹人於百年之後者也因而推公之才之本於爾祖爾父者而寵錫之如珠胎玉璞金鑛砂牀之輝蘊而不可掩則所謂樹德於百年之前者也公既以其才為 朝廷計百年所以貽

聖子神孫之利者自毋俾司馬氏專美於前史而余則竊取尹吉甫之美韓侯召虎者以美公庶幾見 朝廷褒揚潛德之義云

微泉閣文集卷二

序二

高侍御奏疏序

內升掌京畿道監察御史高公顯之奏議十卷鏤板而屬予爲序
予觀公之言大者或剴切乘輿或彈斥權貴或爲兵食文武立開
創之規小者或抉剔有司之叢脞或引繩披根豪猾之犯科內之
或深論掖庭以及京師五方之窟穴外之或攬轡秦晉而錫羨之
俗關輔之殘一言而苛者去困者起或巡行鹽筴而浮食奇民益
牢大賈無不片言摘發其弊

世祖皇帝聽若轉圜或爲之進退賢佞或爲之廢舉利病又或知
其忠而宥其過未嘗以言得罪蓋當順治時

世祖親政數年春秋旣富閱天下之理亂人才之能否旣熟方以
聰明英斷獨攬太阿於上而銳意任用諫官御史廣布耳目於下
當時言路號稱得人其所拔居言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無負在
上求言之意言而中

上則用其言不中

上則不罪其言有中有不中

上則采其可用之言而未嘗深責其不可用之言又有陽棄其言而陰用之者則實收言之益始棄其言而終用之者則卒獲言之功於是朝上而夕報可夕報可而朝被於四海其君臣相遭稱不世遇何其盛也嗚呼公之能盡言

天子之能受盡言此與魏鄭公之批逆鱗而太宗爲之霽威者何異蓋公之居言路久於

先帝之朝故得盡其言驥也亦嘗受知於

先帝擢言職六閱月而

先帝忽焉棄羣臣此驥之所以未有一言之補而竊歎人之遇合有早暮其間有幸不幸也由今讀公之疏見其君臣之間相知深

而相成切令人低回往復有不可及之歎則公之鏤其諫草以行於世正所以明

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夫

先帝之盛德馭羣才育萬物漸漬於臣民者十七八年雖黃童白叟之無知猶將謳吟思慕於深山窮谷之中而況昔也荷囊簪筆出入禁闈之臣今也望宮車而攀龍髯者乎此予所以泫然而爲公序也公且入爲卿士出爲連帥輔

少主守城深堅以報

先帝之知昔唐太宗爲子孫計久遠以鄭公疏草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數傳而後猶有以其笏爲甘棠者何況公之妙年扈從出入將相古之人君往往得賢人以貽子孫之利者公之謂與予也臺班後進又以性多羸疾將歸老於具區陽羨之間爲太平之幸人伏處寂寞時取公之疏草而三復焉如置身

先帝之朝左右青蒲而見都兪吁咈之盛矣公其以予言爲然乎

胡侍御疏稿序

臺臣之與科臣言責同也而言分自宋以後始兼之臺臣之與科臣言責同也而官守異自秦漢以來則然漢以諫大夫掌議論以御史掌糾察唐以補闕拾遺匡君德以御史儆官邪宋之正言司諫不任糾劾而御史分隸六察得兼諫諍至今相沿而不廢此臺臣科臣之有言責分於古而兼於今者也周迄戰國止以御史爲贊書紀事之官迨乎秦漢內主文籍外監諸郡衣繡持斧出討姦猾或議鹽鐵監賦稅轉漕諸事東都魏晉以下分遣八使按行風俗或簪白筆專糾行馬自唐至宋入則彈擊百僚出則震懾州郡受訟獄於臺門任風憲以三院至今略倣其遺制此臺臣之有官守而科臣之所無古今大略然也夫有言職者喋喋而咕咕仰視天而俯畫地起而行之苟捍格而不通言固何當有言責而又有官守者坐而言立而可行試之而有效俾官無繆曠守無叢脞而後不徒以空言沾毛鷲劇切之名也吾同年四明胡公擢御史數

月章四五上內自官府外及四方大自國計細及民瘼朝上而夕報可非言之無當者比庶幾無負言責矣出按兩淮鹽政三月而悉索欠餉百五十萬竣事而溢額幾四十萬然其抗章力請則惟銷引減百斤行鹽復三府二疏一再上而後報可蓋其言之當故不憚其言之數而後無曠其官之守公之爲臺臣也可謂官守與言責兩得之者乎雖然吾不難其言責之無負而尤難其官守之無曠何也 國家取給鹽課以資軍興者幾二百萬而淮南北居其大半然行鹽之地日蹙而舊引壅至九十餘萬官此者不可謂不重且難而公以兩言立辦使舊引無盈車之積新鹽湧萬斛之舟此豈僅爭半盆析秋毫以言利事者哉善乎虞山錢牧齋先生推言之曰王文成急贛兵而割袁臨吉三府以屬廣胡公急淮餉而割衡永寶三府以屬淮易地皆然又以其權緩急議減斤猶霍文敏之言治鹽猶治河爭上流而不爭下流嗟乎是真知公亦知鹽政者矣故曰不難其言責之無負而尤難其官守之無曠豈虛

語哉公既梓其前後疏稿屬予序之予與公受知

先帝同日擢爲臺官顧予旣言事數不效掌庾一歲又曠其官未能磔大廡之鼠予蓋兩失之而公乃兩得之如此公又入爲卿貳守城深堅以輔

少主以報

先帝之知古之人君往往得賢人而利子孫予猶及於公見之獨以

先帝之知人何其兩得之於公而兩失之於予也予滋愧矣

柯給諫奏疏序

昔之稱君臣相遇其臣能直言而其君能導之使言以致太平之治者必推唐之貞觀及宋之慶曆其時魏徵王珪韓范富歐諸賢日在人主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朝上而夕報可夕報可而朝被於四海至今讀其史者往往嗟咨欣慕歎其時爲不可及而數千百年以來乃復見於

世祖皇帝之時焉蓋

先帝在位旣久獨攬太阿於上而分布耳目廣開言路於下一時居言職者號稱得人若我同年柯公岸初其尤能直言者也所指斥不避乘輿所彈擊不避嫌怨所敷陳不襲土苴公之能直言雖魏徵王珪韓范富歐不過是章或一再上而卒可或四五上而無不可

先帝之能導人使言雖唐太宗之霽威犯顏宋仁宗之天章延訪不過是公旣著聲諫垣將入爲卿士以輔今上以報

先帝之知而獨謝病以去於其歸也鏤其諫草以行於世而俾予序之予讀而歎曰此非公之自闡其嘉謀嘉猷而實所以彰

先帝之盛德也夫

先帝之明目達聰以疏壅蔽蓋深得

太宗之家法者也予因都察院修實錄獲觀

太宗垂訓載在方冊其責任言官自朕躬以至百司皆得而言之
卽虛亦不之罪以此知

祖宗開國之謨

先帝承家之法要不外於開言路以致太平而由今以思十八年
之閒霽雷霆之威而使人敢批其逆鱗直與漢唐之聖主相媲美
讀公之諫草者可以見之矣試取而三覆焉有不嗟咨欣慕歎順
治之治猶貞觀慶曆之治之不可及者乎予故序而贈公之歸歸
而奉太夫人於閒居讀其王父某某先生之遺草是草與公相似
藏之家乘知公之能以直諫世其家上之 國史知
先帝之能以直言導其臣也有如此夫

送于給諫內升序

人主寄心膂於三公九卿寄耳目於諫官御史而御史之巡方於
外者復寄耳目於刑官蓋公卿之與諫官御史也立乎廟堂殿陛
之閒而與人主可否天下之是非得失是爲心膂耳目之攸寄心

膂正而耳目明則人主利人主利則天下受其利若爲刑官者操
一方之吏治民命以致巡方御史之舉劾出入是亦爲耳目之攸
寄耳目明則巡方御史利巡方御史利則一方受其利故士之未
得爲公卿者上則爲諫官御史次則爲刑官諫官御史任天下之
重而刑官任一方之重也若我龍河于公始由刑官入爲諫官今
由諫官復入爲卿貳此非利一方而利天下者哉其始爲刑官也
朝廷銳意治安巡方之使歲出一方之吏賢者某某否者某某
一方之獄不辜者幾何不經者幾何公爲之耳目而攬轡澄清之
效立奏所謂任一方則一方利也其入爲諫官也 朝廷優答狂
愚未嘗以言得罪公於天下之事之小者小言入而小利天下之
事之大者大言入而大利蓋得公爲之耳目而明目達聰之路益
廣所謂任天下則天下利也公今者且入爲卿貳爰作心膂坐論
於三能之地則君心正而朝廷無不正作而行之於六官之職則
五事修而八政無不修蓋耳目之官利天下以言心膂之寄利天

下以道利以言天下受其利而知所利利以道天下受其利而不知所利夫能使天下不知所利則利之至而公卿所以爲人主之心膂也然吾則已於公之爲諫官爲刑官時而早定之者則何也蓋凡毛鷲鷹擊之吏不可以爲公卿而忠厚明敏之材雖爲小臣而大臣之器已備公之爲刑官爲諫官固未嘗以鷹擊毛鷲爲耳目也則其爲公卿而以忠厚明敏爲心膂也可以早定之矣昔于定國以治獄才高舉侍御史爲廷尉而決疑平法尤加慎審卒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大錄萬方之事史止紀其議論明習而吾獨謂其才已具於治獄慎審之時漢史未及深論之耳公之不以毛鷲鷹擊爲耳目此與定國之治獄慎審頗相類則推其忠厚明敏者爲心膂自當如定國之爲御史大夫爲丞相而其才已無不具吾之早定公者以此故知士之爲刑官而能利一方必其爲諫官御史而能利天下者也爲諫官御史而能利天下必其爲公卿而能利天下者也觀於公益徵吾言之不誣云

錢氏三世家傳序

朋黨之禍人國也烈於明季神熹之際而其黨局則兩變其始也相攻在政府政府之小人媚宮掖以搖國本君子以去就爭之則水火不相濟其旣也相攻在宦寺宦寺之小人喉政府以翼金虎君子以死生爭之則薰蕕不同器當時諸君子鄒趙顧高樹的於前趙錢孫李指目於後所謂錢吾邑尙書梅谷錢公也然實由公父御史啟新公爲之前焉故諸君子中要以御史公尙書公父子爲之魁自江陵挾師傅登翰音爲戎首而鋤異己繼之枋國者率以蘊藉保位外寬內深陰排善類政府有三王並封之揭公爲御史則有建儲奪嫡之疏有丞相再立之疏以攻之而御史公罷政府有福王愛子益地之請尙書公方爲御史則有宸濠尾大輔臣容悅之疏以攻之而尙書公罷御史公之罷也無錫吏部郎顧公先以忤政府去修復龜山先生東林書院遺址講學其中延御史公爲都講天下清流翕然羣小遂目爲東林黨然御史講學不輟

尤善易但言易象不言易理加二十五年無大過焉尚書公之罷也御史公教之曰汝爲東林之卵憂其不完又履北地之尾安得不啞吾誓墓矣汝其牢讓乎遂終御史公之身不復出信乎是父是子哉此政府之小人媚宮掖以搖國本而御史尚書兩公以去就爭之者也神廟之黨局也尚書公之罷而復起也逆閹以刑餘周召而薰轅衣冠附之枋國者率累若其印綬甚於長沙之阿劉瑾公列九卿具疏攻之首論魏進忠逆折其機牙次及魏廣微并翦其羽翼身撓兩魏之鋒橫被四凶之目而尚書公再罷然方兩公之初罷也黨籍立宣政之碑僞學嚴雒聞之禁往往朝拜杖夕拂衣當路相慶乃得隸泗耳迨尚書公之再罷也黃門若盧之獄往往囊三木具五刑後亡者僅耳此宦寺之小人嫉政府以翼金虎而尚書公不惜死生以爭之懂而免者也熹廟之黨局也黨局兩變而二公父子實與鈞黨相終始逮乎國是日非淪胥以亡急而求之尚書公猶竭白首魁艾之忠仰屋而籌兵食以支庚癸卒

之勞臣志士以死勤事而一木不能支廈矣豈非朋黨之禍人國乎尚書公長君仲子以迄曾孫先後登賢書而仲子刑部吳瞻公尤能以循吏世其家嘗與予同與御史之考

世祖皇帝親試之於西苑於太和殿前於乾清宮門者也家不聞萬年之教故服官不諂門有萬石之風故居家惟謹以年至罷尤與乃祖乃父難進易退者相望人始信東林有賢子孫云予旣獲交於刑部公公之冢孫昌祚又從子學因爲敘其家傳以爲史館傳黨錮者之徵

送錢湘靈先生之鄧氏序

昌黎原道之言曰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予謂由孔子而下下而爲師故其說長者博喻罕譬教學相長而後能爲師也蓋三代之盛臣與師出於一周之衰也臣與師出於二出於一故虞夏商周出則有師入則有保詔其媿諫其惡諸侯以下九兩之二三日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當其爲師則弗臣

及其致仕而歸猶以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子弟於里塾故師
嚴而道尊記曰三代四王惟其師周公撻伯禽以抗世子法實以
臣而兼師蓋臣與師出於一三代之所以盛也及其衰也君上無
師保之官下民無師儒之教進不爲臣者乃退而爲師孔子進干
七十餘君無所遇退而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焉春秋則唯口
授易則晚授商瞿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至今聖人爲百世師其徒散爲諸侯師傅或友教
士大夫迨乎微言絕而大義乖漢儒各守師傳經有數家家有數
說穿崖穴繡輦悅以合之開精廬而羸糧捧手者編帙萬人雖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焉當塗典午而降儒林所載隱居教授公卿拜
於牀下將相或出其門往往多碩師然千百年間唯馬鄭之學爲
世儒宗乃以不訾之軀汙於南郡旣爲具臣雖前生徒後女樂爲
講師耳鄭公所以去朝服加幅巾謂仲尼之門回賜不稱官闕而
其鄉不待三事也降至唐世羣怪命師韓柳申明其說宋元以還

濂洛關閩傳師金華然多不仕仕或不達蓋孔子而下臣與師出
於二自周之衰始矣吾友湘靈先生少以拔貢需次授通判丁酉
中南榜第二詿誤不仕以教授爲人師師高郵孫氏師壽州鄧氏
師吾子又師鄧氏其爲說必博喻以盡其教罕譬以盡其學從之
游者席閒函丈戶外履滿蓋亦誨不倦十艇脯云又以誨其徒者
誨其子長公中戊午榜蓋亦無異聞云先生之學經經緯史爲文
章漱唐滌宋範漢鑄秦與時之貌歐曾而文其空疏者異會
今天子詔徵名士備顧問續金匱石室之藏先生謂驥曰吾二老
亦持管仲紙就試乎吾其老教授耳嗟乎如先生者使進坐西清
東觀之下如古師保之臣北面而授丹書上也卽以訓六館州郡
之士如古師儒之兩爲祭酒而祭瞽宗次也今使之挾兔園冊往
教帖擘問難其說彌長僅如古之教子弟平旦而坐里塾又其次
也矣乃先生終以師道自任而高不仕之節可謂不仕王侯不得
而臣者歟信乎其說長而可以爲師矣然先生垂乳吳越嬋媯簞

鏗言天下事必中如注射潮之弩異人授以還丹卻老豆酒斤肉
如斟雉羹其家宗伯晚歸空門先生亦息心白業嗟乎先生不得
受書黃石爲王者師乃從赤松爲鍊師從西方聖人爲導師則吾
前所云繼孔子之後而爲師又不足以盡先生矣
送舜民姪之漢陽序

古人知人之明往往驗於天下所以治亂興亡若山巨源知王衍
之誤蒼生蘇明允知安石之非人情而爲姦慝晉宋所以亂亡也
若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堂阜李太白知郭汾陽而獎之行陣
桓肅所以興也吾伯父方伯聖臣公知陽羨公之姦邪磨之門牆
知王文通之才爭之計吏署之上考姦則驗於棟橈鼎覆而明以
亡才則驗於楚材晉用而本朝以興陽羨頎哲玉立柔曼自喜
常介中表邵元就執贄受書公一見知其姦不屑教錢虞山詩中
所指紗縠禪衣搔頭拭舌自賀得賢臣如聖卿爲三公付以拄地
擎天之事而博易其山河者也公出藩浙之左轄入會錢穀積逋

陽羨票擬中以危法思宗改著致仕去公歸而陽羨再起遂以亡
明公之知人始驗文通令仁和忤上官考下下公方轄浙藩爭之
力知其才可大用也乃得卓異文通有文武才其備兵畿輔總督
遼薊方略見於虞山之誌其陟六卿踐三台格天以誠言必底績
見於龔合肥之狀此不具論要之明不能用其才而亡本朝用
之盡其才而興公之知人益驗且夫古人之知其人之才而推挽
之非以責報也意蓋在乎其人之繫乎天下治亂興亡耳然太白
之知汾陽也汾陽功成而太白汗永王璘汾陽請以官爵贖死得
流夜郎樂史稱白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鮑叔旣進管仲
子孫世祿於齊爲名大夫十餘世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能知人太史公亟稱鮑叔子孫蓋猶以爲知人之報也嗟乎報施
故舊之交態難言之矣吾在文通坐上聞文通每以師稱公白首
門生寢門制服是其報公也沒其身吾諸兄多廉吏子不自振文
通爲升斗煦濡往以虛歸必以實是其報公也及其子今吾猶子

舜民庚子魁鄉薦人謂公有孫庶幾鮑氏奕世之昌而文通長公守漢陽舜民向以孔李通家相善今公車不遂而過之握手道故往以虛歸必又以實是其報公也及兩家之子若孫嗟乎報施故舊之交態難言之矣避賢而不認師生葛衣練裙之孤昔假吹噓而今不相存者比比也况乎易世以及子孫尤難其人故左氏之義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要言有恩於其父祖不可求報於其子孫也今文通之報德既於吾身又於其子孫可謂難矣然非方伯公知人之明不及此故舜民之行言以贈之舜民讀書萬卷足輕五嶽一葦萬里適並雲岱訪靈山屢遊九江登廬阜今復遡彭蠡泛赤壁過武昌望豹尾大別涉鸚鵡洲濟漢汭江樹歷歷晴川閒水色鴨綠如葡萄醞酒臨江與酣筆落漢東太守當爲起舞則吾友錢翁言以壯其行矣不復云

送蔣馭鹿之

藩府序

漢魏諸侯王皆得通賓客聘賢人四方文學之士多從之游若枚

馬徐陳之徒往往以詞賦著名明亦有謝榛先生者以布衣爲詩歌見知於趙於秦於晉諸藩爭延致之其名徧河南北至與七子相軋云當天下全盛之時東西尉而南北侯士既不屑由他途以進其不得志於有司而不得登朝廷則槁項黃馘於山林者有之矣或其名之下著於山林而復上壅於朝廷則設醴授簡曳裾於王門者有之矣余邑子蔣生余故人也少爲文章高文典冊頗似相如然尙困躓於布衣而其名則已如茂秦噪公卿間藉甚於是親藩鎮國公以禮延致之而生將從遊於醫無闕木葉之東過余道別余因舉枚馬茂秦之事以壯其行而生顧謂予曰今親藩好修學古游六藝通禮樂被服造次於儒者有河閒之風匪直歌雪月采春華唱竹枝以詩賦稱溫麗工書記而已也余因勉之曰行矣蔣生亦匪直如謝先生之終老王門而已也彼相如枚乘者少俱遊梁而名聞漢庭或老而有安車蒲輪之徵或天子讀其賦而有不得同時之慨然則生之自此而登於朝廷也不

難矣蔣生其行矣哉

送王石谷遊金陵序

詩與畫皆得江山之助者也夫人意有所感發見夫天地萬物之融者結者句者萌者夭而喬者動者鳴者突然呀然蠢然湫然噫氣調刁觸石膚寸白媿青縈驚紅變綠乾端空濛坤倪莽蒼之狀莫不聲之詩色之畫詩之中有畫畫之中有詩是豈無所助而然哉吳中江山之勝東聚虞山而西上則甲金陵彼以龍蟠虎踞吞長江而上此以高巖懸流歛大海而下數百里隱隱相望王子虞山產也得其助以畫擅場牧齋先生贈詩云拂水千巖爲粉本是也今赴周司農招湖瓜步泊燕子磯登鍾山弔六代之金粉解衣盤礴於其閒和墨舐筆汨汨然有神助是行也人皆贈之詩謂司農書畫之船寶繪之堂王子縱觀焉以爲助而吾則謂其借助於江山者居多歸過毘陵丹青時譽爭以兼金購爲屏障光王子飄爾去命予書牧齋句置之樨榜日從招真烏目石城劍門遊庶乎

其鄉之黃公望者後先相軋焉黃與王聲相邇稱黃王合作可矣王子字石谷名翬考之爾雅伊洛而南素質皆備五采成章王子之於繪事命之矣

微泉閣文集卷三

微泉閣文集卷三
序三

顧開明先生崇祀鄉賢序

聞之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故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好稱子方之爲人然則引祭川之義以觀莊子之道其源未嘗不自孔子也世之儒者徒見其書多詆訾孔子之言遂擯爲邪說自史遷而下莫能辨者卽退之亦止謂其好稱子方而不知其立言之意之不謬於聖人也獨宋王荆公蘇子瞻則以莊子爲助孔子而存聖人之道者今觀二子之論以爲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至戰國而極弊矣周故知仁義禮樂之不足以救弊也乃欲同是非齊物我忘利害以矯之而寓言過激所謂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故其卒章要而歸之易詩書春秋禮樂之道且自列其

書於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獨尊孔子而不敢齒嗟乎是真知莊子之道而善讀其書者矣越數百年楚有顧開明先生於孔孟六經諸書皆剖晰疑互而穿穴之非止習經生之言以應科目而已於濂洛諸儒之學則并不習其章句而實備諸躬行獨於莊子之書則曰此皆寓言以救聖人之道之弊者也不善讀其書則見莊子之書與孔子之書相詆而不相合善讀其書而知其道則莊子之道與孔子之道相反而適以相成也故其生平弱冠知名窮經白首六見擯於有司匿影荒江窮巷之間以程書課子爲事而得喪不膠於心是其有得於逍遙齊物之旨爲多先生既沒而中子西嚬侍御始貴贈如子官崇祀於鄉夫古之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迨乎隋唐以後天下州縣皆廟祀孔子以及羣弟子而一代之大儒亦得從祀廊廡閒其鄉之賢者則又祠而祀之皆得與春秋之享孰非古者祀先賢於學釋奠瞽宗之遺意與然而非聖

人之徒不在祀典先生讀莊生之書以助聖人之道而又孝友以薰其子弟博學以教授生徒是誠聖人之徒也則沒而祀之其鄉復何惡焉子嘗怪王韓許薛諸賢皆得崇祀孔子而莊周徒以詆訾放言冥其羽翼聖道之意竟不得俎豆於諸賢人之間越千餘歲始有祠堂於蒙今先生甫沒齒遂得祠於漢陽夫先生於莊生曠百世而讀其書祠之漢在西楚祠之蒙在東楚又皆楚人也則雖尊先生與莊生爲兩賢而尸祝之其鄉人之志也雖進莊生與先生兩賢者於王韓許薛之列而從祀孔子焉匪直一鄉之志而一國之志天下之志也

舜民姪增修家譜序

古之以族得民者曰宗宗爲立廟以主其祭大宗之子立始祖廟則主其祭百世不遷小宗之子立高祖廟亦主其祭五世則遷卽族人爲大夫者以上牲祭宗子家而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崔靈恩以爲寄廟在焉當時仕者世祿而宗子皆有廟其

降爲氓庶而祭於寢者少也秦漢以來世祿不行公卿之子孫或在畎畝畎畝之人或爲公卿宗子在畎畝而主公卿之廟祭於禮已越支子爲公卿而使在畎畝者主其廟祭於情亦慎豈緣人情而制禮之意哉於是宗法廢而廟制亦不得如古漢之貴人或建祠堂於墓所唐之貴臣得立家廟於京師宋初議立三世之廟以難於襲爵而格其後雖定爲五世三世二世之制踵之至今然起家者貴貴則各親其親而廟之非必於宗子之家也支葉稍賤賤亦各子其子而祭之非必宗子爲之主也古之宗法廟制所以窮於今也窮則變而通之其惟譜系之書乎夫人本乎祖今學士大夫知尊祖而或不知其祖之所自出野人知親禰而或不知其禰之所自出故譜系者所以本祖也本祖而敬宗收族之道寓焉所以通宗法之窮也譜系之作昉於左氏春秋有世本有公子譜江左隋唐取士以家世則官有簿狀婚姻以伐閱則家有譜牒韓退之所謂族姓書之甲乙鄭漁仲所載族氏誌班班然乃盛於唐而

散亡於五季故眉山蘇氏族譜用四小宗法以通其窮要使人知本祖爾然其流也華胄雖遙或以貴而書其無徵者亡王之後或以惡而不書其有徵者是譜以溯其本而反失其本方正學所謂誣其祖與棄其祖等吾宗自潁川賜姓有虞而晉史又別出辛有尙矣無徵也迨元末思齊公居邑前街博古公居邑後街有徵也故從祖贈方伯鳳巖公族父思恩令逸吾公各書之譜而吾父贈侍御公登下其書而序之今姪元愷又從義興晉井得譜始於宋諫議大夫曰綜者子二曰爰曰廈爰之長子臣晉字維周居晉井次臣魯字思齊居郡前街廈之子臣粲字博古居後街有徵也復登下其書而俾余序之余惟禮經大宗之說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宗固一而已乃大傳言繼禰則言小宗之始也又言繼高祖則言小宗之終也小宗亦一而已自班固氏以至孔鄭之徒下逮眉山俱謂小宗有四然其解經雖誤而情禮則可行於今也何也古之爵祿以世喪無二孤而庶子無受弔之禮廟無二主而父不祭

於支庶之宅大宗一而小宗亦一行之於古所以杜奪嫡之端制其禮以抑其情也今之爵祿不以世父或青雲子或白屋兄或襁褓弟或簪纓顧以主鬯當室尊其兄以旅酬不杖奪其弟非吾所謂禮之越而情之傾乎故以始遷之祖當古之別子以五世之高曾祖父當古之繼禰廟則各親其親祭則各子其子大宗一而小宗有四行之於今所以通宗法之窮發於情而亡於禮者之禮也茲吾家譜自諫議始世系旁行略分四宗五世而遷俾子若孫遡其本而知所自焉本其積厚知吾祖以來五六百年之苗裔葦路藍縷以緜瓜瓞而肯堂構也本其流光知吾祖以來十有餘世之卿族奕葉亢宗以樹喬木而帶淮水也迄於今仕者食舊德焉農者服先疇焉執末技者亦用高曾規矩焉窮者無隕穫而忝所生達者行其德而由親始焉則雖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推本言之由三而五而九以至於始皆一父之子也展卷愾然如入廟而燕族人如重宗以係邦國胥通於是譜矣

周氏家譜序

號物萬而本乎天人生而本乎祖本則一支則億億則忘其本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此宗子之法所以收族而尊祖以遡其本也然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秦漢而下官不以世則宗法廢而人不知所本野人或僅知繼禰學士大夫或僅知繼高其流也衣冠混於輿隸貴無常尊賤無等威於是江左沿及隋唐乃有百家甲族昭穆姓纂諸書官有簿狀以別選舉家有譜系以聯婚姻而人各知所本焉此家譜之作所以濟宗法之窮收族而尊祖以遡其本也鄭氏藝文略自唐而宋家譜凡六十八部終范陽盧氏自孔氏係葉始然其中更五季取士不問流品婚姻不問伐閱官籍旣無可考私譜散佚無徵方正學曰譜之難言也無徵而書則誣其祖有徵不書則棄其祖夫誣其祖而本者與棄其祖而本忘者等則今日之譜尤以有徵爲不誣侍郎周公冢君以其譜問序余考周之以國得姓鄭氏所志周之子孫可稱周子

南君亦可稱姬嘉尚矣載稽其二世祖節度公延本三世祖柱國公弘祚俱載馬令陸游南唐書與資治通鑑獨有徵於五代之季尤不誣云夫古之自本者子雲之揚侯子長之司馬孟堅之虎斑咸徵漢史國史與家乘相參也令家陽羨而祖太康籍金陵知李王時事纂先志以補徐鉉江南錄所未備而游又正令所未備顧家譜名延本唐書名本或令之所聞游之所傳聞不同夫以司馬良史之材而猶誤文侯爲晉文岐陳佗爲五父厲公之後復增利公況後之聞史豈可以一字之牴牾而疑其無徵哉周之始於節度柱國父子以武功顯越二十五世而大於太贈公琥廿四公兄弟以文籍行昌於公之孫侍郎公則以文事兼武備焉節度起拍張奮知勇而會風雲爲吳佐命柱國奕世將家典股肱郡死人軍師內心膂外爪牙武節烈烈矣太贈公生明嘉隆中葉以經書取士而無善本公爰出其先世藏書雕本金陵大業堂弟某公經營化居兄某公聚族豫章公北走汴弟某公往來縮穀其間兄弟同

氣戮力俛拾仰取以起其家蓋自韋編汗青易以楮墨卷軸易以腦冊胥鈔易以印摹藥泥兆於唐之母以及馮而盛於宋然坡公猶稱史漢爲難購及厄於金元明之兵燹宋本上蜀本中吳越本下閩本下下矣自公剗剗攻金木校讐訂豕魚側理賁白煙煤副墨非復蠹蝕魚爛漶滅舊本當時江陵相四書進講之義郵屬鏗行士子洛誦金陵本書肆廉而利五之致數萬金闔閩之藏萬卷文籍彬彬矣逮侍郎公成進士敷歷中外入而納牖前席側目權貴出而乘障闡海手發黃間指揮蘭石渠答以殲渠魁噉啗宿將不能辦有文事者有武備矣然實本贈公兄弟同氣戮力而食其報云今豕君家有賜書而能讀出其艱侯之架以應右文之世陳農之求名山屋壁遜其奇金匱石室遜其祕當以文章經國可謂念爾祖而遡其本者乎夫豺祭先以方獺祭先以圓鳥獸仁其父子躡躡焉鳴號焉知其本也荆同根則菹披根則枯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草木知所本也一父之子委蛻相禪以至不知何人人之

知本猶物之知本也周之子孫尚毋忘祖宗脊令飛鳴之急難以啟筭路藍縷之艱難毋尤春粟毋尤煮豆爲箕裘而世弓冶庶幾尊祖收族以遯其本於是譜也乎昔周公弔兄弟之不咸而作常棣富辰以爲侮人百里非周氏家訓耶余之爲序竊取常棣之義云至其著戴著封於金陵於豫章於汴則具錢子世譜

金蘭集序

元明之際吳中才士麻列畸人聞出其立言者百里比肩則盧充州公武虞廣文克用周徵士正道袁訓導子英陸河南良貴以至陶彥行邵弘道董仲仁貢泰父周雪坡履道世衡王隅廷桂諸人而以高太史季迪楊按察孟載張司丞來儀徐布政幼文爲魁數百里相望千里命駕僑居寓公則吾郡倪高士雲林謝龜巢子蘭河南高侍郎巽志廬山陳處士惟寅晉益張仲舉錢塘陳正學諸人而以會稽楊先生鐵崖爲魁其立功者百里一賢遊方之外惟榮國少師道衍一人其立德者不槩見惟徐廣文良夫先生一人

而已良夫學主通經文主貫道不以風雲月露工其鞞輓未爲政於國先爲政於家惟以詩書孝友教其子弟宗族息洙泗之斷斷幾鄒魯之彬彬焉家於光福湖山之閒耕寬閒釣寂寞山高水長先生之風也遁元季之淮張而仕明建寧之宮牆實爲紫陽功臣焉非立德不朽之人歟夫有德則有言有功與言則不必有德諸君子所立不同也而其心同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諸君子之於良夫有焉於是作爲詩文道其耕漁之事唱和成卷道衍序其後名曰金蘭集所謂同心之言也虞山錢尚書稱良夫家故温值時多故四方名士多歸之觀集中所載待清精舍屢滿耕漁之軒講師益友以蹈道相龔錯散則郵字相思聚則揚風挖雅或舐筆和墨濡染丹青或吹鐵篴倚鳳琶聽龍脣之琴流連一觴宿留一詠隱玩濁世而不徒以詩酒相唱于又或乞米指囷有無相緩急或寢門宿草存歿相經紀蓋皆由良夫以道德得朋同心而相求相求而相應而詩文出焉豈徒山居素

封以爲東道主者哉尙書非篤論也當是時玉山才子金粟道人以雄貲傾客園林聲伎跌宕其文采風流良夫顧獨飯稻羹魚一邱一壑陶詠其溫柔敦厚而士亦從之遊彼以富此以義彼徒以言此兼以德未可兄而弟之矣然諸君子之於良夫心雖同也而所立不同故其後之出處亦不同其出爲小草者青邱要斧質眉庵輸鬼薪靜居溺龍川北郭瘕死袁訓導盧兗州伏法籍產周徵士放流惟高侍郎革除後未知所終其處於鼎革者鐵崖謠老婦而還白衣雲林帽龜壳而衣鶴翎雖爲遺民濱死者數諸君子立言不朽矣立德則未也其出爲王者師獨一榮國佐命功成緇服示寂錢尙書見其畫像頎秀樂易如文人老衲然或傳其姊閉戶拒之立功不朽矣立德則未也若良夫之處也以德以德則必有言其出也亦以德以德則不必以功夫德之流澤足以大其身又昌其子孫故至今山中喬木數百年而諸君子之後無聞焉豈非德之不朽也哉其裔孫徐口口重刻金蘭集俾余序之余觀徐武

功之傳良夫曰吳之學者攻詞章良夫獨精經術當勝國之季更運之初士大夫能自善以終其身者難矣良夫獨龍蛇其間身名俱全考其學術行義庶乎君子儒者誠哉是言也因提諸人以論之所謂攻詞章不知經術不能一龍一蛇以喪其身家者也故曰立德則未也

安陽山人詩稿序

郡東山曰橫山墮其首挺其脊胸其尾其山莽而蒼其水渟而泓被以芙蓉而宜稻鍾乎人爲文章有根柢類昌黎爲詩極雅馴名龜巢集蓋明初之傳者一人爲處士謝子蘭郡北郭曰橫塘朱烏翥其前玄武倚其後龍蟠虎臥於其左右其地蜿蟺而鬱積其水黛蓄而膏停鍾乎人爲文章無所不淹而取裁於歐陽爲詩不以駢枝儷葉求工而意無不條達蓋明之中葉二百年而傳者又一人爲鄉先生唐應德乃山川之氣至於今而異是其地之萃然起於案衍者如屈之產紫燕綠蛇以谷量也如鄧林之材輪囷離奇

而器萬乘也如舉黍梁父之陰藥籠邾車而載也其水之茫然望
洋窪然潢汙者如方折之淵圓折之浦懸黎結綠木難火齊盈尺
而徑寸也鍾乎人其鄉先生狎主牛耳於其處士挾兔園冊於
下人人握靈蛇之珠而稱作家爲詩文出汗半馬處充棟宇十室
之邑百里之賢千里之聖比肩是而隨踵至也蓋
皇清開國數十年而傳者數十人爲鄉先生某某爲處士某某郡
南山曰安陽山其山四隤其陽戴石而鑿孔其陰戴土而蘊靈其
水曰陽湖其南北環之若缺鍾乎人爲詩文高者如其山深者如
其川則有卓乎數十人之表而傳者一人爲鄉先生楊青巖郡南
郭曰茶山其山皆培塿如蟻垤其水曰白蕩四匯而呀其腹蛇行
而齒缺其口鍾乎人爲詩文不能如其山之高不能如其川之深
則有瞠乎數十人之後已不能傳而序傳人之詩文以託而傳者
又一人爲邑子董文驥號易農
嚴平子集後序

余同年劉侯以所梓嚴平子集示余俾書其後余觀世所傳諸家
之文多矣昔人謂達者之文難工窮者之文易工余謂難工者工
則易傳易工者工而難傳蓋窮者恆待達者之力而後傳也自昔
世方右文漢有寫書之官唐有購書之令蒐采公卿貴人以迨布
衣之士之述作輯而藏之甲乙丙丁各異其部載在藝文志 四
庫書目者數萬家卽亡其書者猶有其名傳之綦易易矣吾意公
卿貴人高文峻筆春容典冊之作爭傳誦焉卽布衣之士窮愁著
書亦何難自見於世哉而事有不然者以余所考羈愁草野旣工
爲窮者之言矣恆患文采之不彰也而望先達有力者爲之揚其
側表其幽然後炳當世耀來茲故王右丞見孟浩然於人主之前
韋左丞誦杜甫佳句於百僚之上顧况延譽於樂天昌黎束帶於
長吉是皆待達者之力爲之表揚而後窮者之文傳可謂難矣又
其甚者未傳於達者而傳於女子小人之口賦以狗監進曲以貴
主進才子得名於宮禁詩人爭價於伶工其傳愈不足稱其難愈

甚豈若達者之文無所待而傳卽以副京師而懸國門較易易哉夫當右文蒐采之世而窮者之文猶待達者表揚之力或借女子小人之口而傳則窮而工者之傳於古之難若此流及近代上之無蒐采之官非自鏤板則不行於世下之達者或塵表揚之力而又詩不被管絃賦不徵才智無由入女子小人之口非互相標榜則不得知名於時是二者尤達者所易而窮者所難也於是公卿貴人文日益富則若和凝梓集百卷以行於世稱作者布衣之士飢寒困踣之不暇不得鈔繕剞劂之資文雖富不知名則窮而工者之傳於今也益難矣然其間卓然不朽者不乏人謝榛以布衣稱大雅盧柟徐渭起徒中名益顯余仲蔚家居窶約以文行重天下則何哉良由王元美李于鱗袁中郎諸人或後先推輓榛於公卿間或飛書勒邑吏具筆札受柟所著或檢渭一編於惡楮敗煤中稱爲有明一人他若仲蔚以韻酒算器鬻其文於生平而大買程于行捐一歲入梓其集於身後之四子可謂窮而工矣非諸人

則榛與柟且不得遊王門渭之名終不出於越仲蔚之集不表於後矣其得傳至今諸人之力雖賈人之力與達人之力並稱可也今平子之窮而工不啻四子劉侯達者之力不啻諸人劉侯令於楚知其文倅於吳梓其集官不過再命俸入不贏百廉不受一錢非有廢著之富也而顧捐橐中金謀梓人又不啻良賈藉令劉侯官益達力益大有不如昌黎諸人之表揚幽仄誦之百僚之上引之人主之前者乎豈猶有窮不得傳而借女子小人之口以傳者乎嗟乎平子固楚才匪劉侯則行吟搖落於江潭其文之散亡磨滅者十八九誰爲鏤板而標榜之勒成一編垂世行遠也哉是故聲附青雲而施行附驥尾而顯平子文雖工待劉侯而傳信乎窮者非達者之力不傳也天下之窮而工者匪一平子天下達者之力什百劉侯顧其智盡出劉侯下卽無論遠出昌黎諸人近出王李諸人下而更出賈豎女子小人貴主優倡宦官宮妾下矣夫達者負其力使窮者負其文而求傳於賈豎之手女子小人倡優貴

主宦官宮妾之口也可勝道哉余因書其後以貽劉侯若平子詩
若文之工劉侯論之詳矣不復云

李叔則文集序

代

夫文章備美之人豈多出於開國之時哉明初詩文未革元宋之
餘習百年以後吾北地空同李子起其衰而詩無舉大曆下者文
無舉東京下者及本朝受天命十餘年而作者蠡出家曹劉而
人韓柳號稱極盛然又得吾朝邑叔則李子集其成而詩不尚一
體文不尚一家而後知吾秦之文風恆甲天下蓋慶陽固先王之
地也城如山池如泉氣之扶輿而鬱積故空同之詩文擴清摧陷
之烈爲多朝邑本左內史之地也沙苑臨其原黃河帶其郭氣之
磅礴而蜿蜒故叔則之詩文宏肆敏捷而無涯涘如雲興水湧而
不可遏也如取材於鄧林采璧於藍田而莫不有也如輕車駿馬
就熟路而不少遲留也蓋其蓄之宏而肆斯其出之敏而捷較之
擴清摧陷者皆本山川之氣鍾爲西北之音吾秦之有二李孰先

而孰後乎哉聞之班固氏稱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枚
舉爲文疾故所作多以此從行甘泉雍河巡狩封禪遊觀三輔離
宮別館臨山澤弋獵狗馬蹙鞠刻鏤人主所感輒使賦之受詔輒
成故葛洪有言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書旁午羽檄交馳
用枚舉或謂枚舉疾而不工者非也今以叔則宏肆敏捷之才疾
而多亞於舉使得內之歷金門上玉堂簪筆侍從於史館進貞符
以明受命之功德草制詔定樂章以潤色干戈之未遑外之磨盾
鼻而草露布賦從軍以明馬上之弘烈次之如舉之飢餒曲隨爲
排賦以談笑見知於人主豈非開國儒臣文章備美者乎顧乃厄
於卑位無所用以老嘗一令八寶遂乞身於疆健之年又以爲吏
拙而貧也未能歸留滯江南然走其門求詩文者齋瓠酒算器食
與織成罽無不滿所望而去碑版照乎四方屏障爲之光彩常坐
廣坐對客揮毫數千百言立就所著益富今橐其詩文三十卷寓
居金山會子攝爽鳩司於京口秦人相見命酒歌鳴因磨崖而刻

空同所賦江心古寺之句子遂祛其橐中詩文鏤板以傳於後夫
空同手編其集寄五嶽山人邀之京口論文大峴之麓置酒綠雲
之亭而山人爲之序今叔則之遇我亦於其地何相符耶豈其文
章之氣西北之音足與江濤洶湧崩崖吼肆相發而東南江山之
靈恆借西北之人之文以重耶予秦人也無五嶽之文以序之惟
道其產於秦者誌吾鄉之文風云爾

潘胎仙詩序

詩之難工猶醫之難工也秦越人倉公之爲醫者意也意其九藏
九竅六脈五氣之陰陽虛實而後施其十劑七疔之單複攻補所
謂飲上池之水隔垣而見膏肓意之工也然又必用夫金石草木
人物鳥獸蟲魚萬金之良藥上如人參則三握而五葉形人有神
丹砂則苗鑽如芙蓉石鍾乳則滑竅而廉肌當歸則馬尾而蠶首
黃芩則圓子而腐腸附子則八角甘遂則赤膚下如牛溲馬渤龍
肝人遺敗鼓之皮所載於神農經而聚毒者凡千二百餘品藥之

良也用藥不良無以展其意醫不十全意工而藥未良而工也詩
人之爲詩以言志者亦意也志之接於構鬪懽愉拂逆變愁姚佚
啟態而意之覃思渾芒刷銳要眇入黃泉出碧落妙萬物而爲言
凡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而詩言之意之工也然又必用夫經之經
史之緯離騷之畔牢文選之精理漢魏六代含其英開元大曆長
慶以下咀其華然後選言就班文從字順狀景物如偃師之儼含
幽眇如伯牙之絃乃能緣情而綺靡鏤金濯錦貌蕩魂而芳悅魄
也清新者江左則謝客芙蓉道麗者鄴中則當塗鞍馬淡者朱絃
遺音太羹至味奇者碧海之鯨掣而鼇擲也凡言之微眇書不能
文而詩文之辭之工也用辭不工無以達其意詩不十全意工而
辭未工也然則詩之難工不猶醫之難工耶吾友潘胎仙少讀書
去而學醫老而工矣然其意之工工於已藥之良良於市而工也
少讀書長而學詩漸老而漸工矣然其意之工者十之八九其辭
之工者十之五六昌黎云於書無所不觀然止用以資五字詩子

亦學詩者勉胎仙而自勉焉書無不讀然出以實正字精于
孫豕宰小兒痘疹方序而論工矣然其意之工者十之八九其
周禮豕宰治官之屬有醫師分掌疾醫瘍醫治民之疾病疔瘍者
十全爲上失四爲下以次其食夫豕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
而其屬下及於醫豈非以其養之以五味祝之以五藥眠之以五
氣五聲五色其於佐王掌邦治者裁成輔相津涉生民使無夭札
痍厲之苦其道有相成而旁通者乎傳謂上醫醫國非虛也然而
醫之爲術殊科矣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惟
秦越人能隨俗爲變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
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術
何兼而精乎後世之醫嬰兒婦人不兩能殊科而各精其術焉然
古者疾醫掌疾病瘍醫掌疔瘍則內外科之難兼所從來矣小兒
醫猶婦人之殊科也小兒之痘疹卽頭瘡爲疔身瘡爲瘍之類也
翟公則精其術者也其爲書三卷上言治痘之要中言因病之方
末言用藥之性頗采古人養之祝之之之法使民無夭札痍厲
之苦其於豕宰所屬何相符耶昔蓋公習黃老曹參師其意以治
齊今翟公之於醫獨不可師其意以治天下耶孫公誠善讀翟公
之書旁通以相成未必無補也況我國家肇基崑崙天地之元
氣產爲物稜則三拗而五葉食其水壽而異鍾乎人無毒而無痘
閒有一者其于圈避尤所重則翟公之書濟且不獨嬰兒矣

微泉閣文集卷三

微泉閣文集卷三
伯兄七十壽序

微泉閣文集卷四

序四

伯兄七十壽序
言諸福之備曰富貴壽考然是二者其勢恆難兼昔嵇康之論養生必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猶恐名位傷德厚味害性棄而不顧蓋善養生者必先精神鍵於內而後形骸鍵於外外無聲色滋味以勞其形內無思慮喜怒以勞其神斯有一切之壽也然凡人之席富貴者必多欲而蹈危機蹈危機則其神勞多欲則其形勞不如棄之者乃無累而無欲無累則其神逸無欲則其形逸形神勞則竭逸則壽二者所以難兼故嵇康之論寧棄彼而取此也以余所見今之魏科顯仕擊鐘列鼎之家無歎於懋遺者十不一二其癯然山澤之閒而槁項黃馘以永年者十常八九如子族兄弟最繁其仕宦者多止乎中壽而其七八十未衰者獨有族伯兄健行及同曾祖伯兄伯逸兩人生綺紈無貴游態一裘一葛一肉一椽

而外無他嗜欲少卽有聲諸生閒老而無所遇閒則從其親戚之不仕若倦而歸者東阡北陌杖屨往來枯棋三百爲日與年而更無外物足以累其心兩人可謂形神俱逸者矣較諸嵇康雖吐論主於凝神竟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豈若兩人離事自全而不使聲色滋味思慮喜怒之有以勞之哉則其壽考也固宜伯逸兄又多子孫至十數人嫂亦垂白偕老諸子舍朝夕就養分諸子子不過百金各能爲生產兄嫂故常數日而更擊鮮無恩略如陸生家居時雖彼魏科顯仕以爲貴者又安能有此遐福乎哉今年春爲兄七十七生辰諸子孫謀所以祝其親者遠問子於京師子乃原本其壽考之詞如此書之於障歸而張之又竊自笑繫官於朝性多不堪世多不可雖貧無可欲而形神已勞年甫四十餘衰白早矣安得拂衣山澤閒從吾諸兄游以全其天年乎

韓太僕八十壽序

代

爲諫臣錫福者人主也上有納諫之主爲諫臣者進則都俞於廊

廟退則歸老於山林克全君臣之義而復垂休妻子其受福實多上無納諫之主爲諫臣者或至念牛衣而悼服烏其受福者鮮矣故諫臣而克備富貴壽考之全福則人主之納諫可知也若吾鄉蕃川太僕少卿兼右通政乾宇韓公其備富貴壽考之全福者哉公自舉進士再令中州入爲諫官齟齬而去 本朝定鼎之初下車而行舉逸之典公起爲給事中七年會

先帝開闢言路優禮諫臣公不以劇切毛鷲沽直言之名而朝廷陰受和平之福兩任吏垣六計弊吏不假考功法通一錢賴夫人作苦治家以養其廉昔張安世身爲公侯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僮手指皆有手技治生產累纖微以殖其貨公夫婦之勤儉實類之迨乎迴翔卿寺懸車而歸又八年而舉八十之觴夫人胡氏以公爲太僕有淑人之 誥少公一歲兒齒黃髮與公偕老令子中書君及其門下士某某等以今年某月某日爲公生辰從予求祝詞予因論公之事如此此非所謂都俞廊廟歸老山林全君臣之

義而垂休妻子者乎然非遭時遇主烏能備此富貴壽考之全福乎故觀諫臣之錫福而知人主之納諫有以也且人主挾萬乘之勢奮雷霆之威無不摧折者以

先帝之優容狂瞽之士然其不幸而櫻逆鱗或不幸而不及俟賜環之典以至於摧折者不少至於公而萬乘爲之忘勢雷霆爲之霽威予故論公之福而歸之人主良不誣云然則人閒富貴壽考之權皆定於人而天地不與耶吾觀龐眉之叟多癯然山澤泥塗之中而魏科顯仕之家多愁遺之歎天實恹焉吾聞江南卑溼丈夫多天而飲菊水者多上壽地固殊焉吾鄉海岱之氣扶輿蜿蜒其人如濟南伏生轅固生八九十備顧問菑川公孫弘八十居相位公生於其地降山川之靈祿位庶幾公孫子名壽將過之非若伏生輩窮老一經者比公固天地之所私而福之者歟吾願舉而歸之人主何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人主得賢才以基太平使之興起在位饗無疆之壽也由此言之

人主而得賢臣當錫之以富貴壽考而人臣之富貴壽考何莫非上之賜耶自今以始公與夫人白頭舉案稱一觴以祝

聖子神孫委裘遺腹之治追念平生進退山林廊廟藹然君臣之閒以至今日夫婦之共饗其富貴壽考者皆臣之福而

上之賜也其敢忘所自歟更二十年 朝廷舉就見百年之典復古之致仕者以廩廩之以隸隸之禮然後海內士大夫皆識之曰此

先朝舊諫臣某也而繼體之君亦當法

先朝之優禮諫臣而錫之福也不亦休乎

鄭淑人九十壽序

代

閒常尙論勝國之世嘉靖萬曆以來人主之權在閣部昌啟之際人主之權在廠衛夫權在閣部攻之者難在廠衛攻之者尤難方江陵當國而長星亙天政本之地走若叢祠君子以其官爭之而

不惜迨乎逆奄竊國挾天子於婦寺之手而假環衛爲牙距君子以其身爭之而不惜若楚李愚公先生繼其父中憲公父子逮事兩朝中憲著聲諫垣以忤江陵去先生浮沈寮吏復以忤逆奄去觀其大節不阿奕世濟美均可以爲難而予以先生之世爲尤難則何也蓋江陵雖竊威福而貌伊周有不入其牢籠者解衣拜杖一斥不復而已至逆奄之薰轅衣冠有枝拄之者率多身蹈不測巢卵傾移則當先生之世不尤難哉是以一時士大夫念牛衣之涕未免內顧其私而回面權門以全身家保妻子者比比也有能不以內顧牽其私而少貶其節如先生之配鄭淑人則當時所鮮也又能知薰蕕之異器而偕隱於巖穴卒全其身名垂休其妻子如鄭淑人之於先生則又當時之所鮮也予以先文穆公交於先生習知其家世與當時之事如此而先生之孫廷尉文孫又出予門初先生偕淑人棄官三十年及見其孫之迴翔禁林而後先生沒今年冬爲淑人九表之辰文孫以知其家世者莫予若乃求爲

壽之詞於予予考漢史所稱骨鯁剛切之士少文多實惟鮑宣出省戶望高門而極翬翬之思傳子及孫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家風盛哉及觀桓少君述先姑之言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固奉母氏之教而復相以良妻故能不以內顧牽其私奮然摧宰輔抑私人而爲少君者實奉其姑之訓以相其夫以貽其子孫鮑氏之世爲名臣良有內助之力焉惜乎漢史未及備著之今試以淑人之生平與少君詳較之淑人之父少厚中憲而奇先生其其困乏因而兩家有連託息女於先生卒予貴人較之少君之父奇宣之學而妻以女厚裝以送相若也淑人生長綺紈歸於清白黽勉禦窮業落復殖較之少君習富貴而卻驕飾布裳鹿車提甕用汲相若也少君之相夫毋忘其姑之遺訓較之淑人之相夫毋墮其舅之家聲又相若也宣有少君不以內顧牽其私而能盡言於董賢孔光之朝較之先生有淑人不以內顧牽其私而能潔節於逆奄之日又相若也少君爲太夫人教其子而勸其孫貴戚爲之斂

手姓名著於露布較之淑人爲太夫人不於其子而於其孫權貴爲之側目功名結於主知又相若也然而宣以忠直見忌不免於家居之後少君獨見其子孫之貴盛較之先生閱歷奄難與淑人偕老於桑海之餘其見其孫之通顯則少君不若也予故表而出之使史家有所考而原本於先文穆之習知先生父子家世及當時之事以爲言庶幾信而可徵云書其言授文孫歸而張之以爲淑人壽淑人雖患目眚聞予言當如愈風起疾更十年淑人目復明而予再賡昌黎與張籍詩所云喜君瞳子重清朗者以進百歲之祝焉

洪太傅公夫人李氏壽序

代

予曩者載筆史館歷考 本朝開國之臣獲覩太傅聞中洪公出入將相二十年平江南定荆楚遂通道於牂牁夜郎其功稱第一云然公之出師江南也閩最後服公自丁年許國家隔嶺表倔強甌越以延旦夕者且質公妻子賴李太夫人高節素著出反側之

手而得免迨乎 王師踰嶺長公光祿君以其族走公於江寧太夫人獨扶其舅之喪於家賊乘樓船困省會踰年而太夫人脫珥犒師援枹鼓於圍城之中而復得免及公之出師於楚也太夫人方皓首相聚於京師乃盛稱公之年少登壇於榆關紫塞之略以壯其據鞍凌厲勒勳銅柱之雄心而晨炊夕蓐則屬之劉夫人以調護其暑溼炎瘴於溪淫鳶跼之地然後知太傅公所以成佐命之功者由太夫人之爲婦有以相之也公既受世職然長公光祿君自拔於將家宿衛之中以詩書取上第草創一代之典禮不以縣蕞譏固陋繼公立於朝永垂伐閱之傳其事劉夫人於家如古下事翟妻之義然後又知太傅公所以得象賢之孕者由太夫人之爲母有以教之也昔王珪之婦鬻髻充杯酒識真主於戶牖卒能感會風雲以成大名尙書既踐台斗夫人肩輿上殿師六宮而拜至尊再傳至孫鳳雛五色猶無凡毛此見於杜甫之送王評事所稱我之曾老姑爾之老祖母者班班可考而新書誤以爲珪

之母李氏然其所記大略不殊今以太夫人較之太傅公平吳定楚國爾忘家太夫人危而復安安不忘危視珪之婦定君臣於貧賤者爲尤難今太夫人皤皤於魚軒畫雉之榮太傅公從赤松於前光祿君御板輿於後視珪之婦均禮至尊於殿上者無以異彼珪之婦以六宮師化及妃后而太夫人以逮下致福同居得志其柔順可師又無以異然吾考珪之子貴雖尙主而無聞焉其孫雖未墮家聲特詩人歸美其祖母之詞耳孰若光祿君忠節載在太常孝德傳乎家訓則又珪之婦所未有也蓋佐命之臣內有賢婦能盡母道以得象賢之子古今人未必不相及亦各有能有不能耳今年春爲太夫人七十之辰光祿君乞言於予予故述其爲婦爲母之槩以爲王珪之婦俾後之作史者傳太傅公之事而詳及太夫人不至如新書之誤云

顧露生偕李夫人五十雙壽序

吾夫子論大孝之德而要之曰必得其壽孝者人以父爲天而身

愛之大戒之一也壽者人以天爲父而身聽之造化大治之所范也乃自盡大戒於人而遂格大治於天如操右契者何哉曰夫子不云乎其下文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注謂有孝德者天厚其福否則天厚其毒夫德以孝爲先福以壽爲先洪範所謂攸好德者錫之福注謂五福之壽本諸五事之思夫思則孰有先於孝思者哉孝德得壽此之謂也雖然夫子行在孝經論卿大夫士治家之孝必得臣妾妻子之歡心以事其親注謂助其孝養者據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禮故孝不衰於妻子內助之力尤多吾姻家崑山顧露翁先生允有孝德又有夫人之助焉露生祇服厥父母有深愛常從其舅氏葉大參遊學齊魯而失父千里星奔歸而失母並兩艱其孝之發乎音聲者往而不俛其孝之發乎飲食者三日水漿不入口三月食糜米一溢未禫不飲酒露生素能飲數斗不亂家人疑致毀進一卮不能嚙況手酌夫禮有醴酒乾肉之漸疾有草木桂薑之滋露生自痛藥不

嘗襲不憑室其欲以戚而罔越禮昔阮嗣宗沈飲避世然而蒸豚
斗酒長號滅性未免直情徑行烏能如露生之孝於父母哉方露
生之越在千里而歸歸而充充倚廬唯而不言則事不行前
後二大事成於夫人乎取辦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即非附於身者
亦必誠必信一日可爲者無不爲月制者時制者歲制者亦一日
而爲之美其價不美其瑣也殷朔薦新蘋蘩酒食虔於棗栗股脩
也且子婦之與公并踞與姑勃谿者率由生長綺紈陝輪輕脫習
貴倨而不知操作耳夫人隴西著封也侍郎學士爲高曾學憲孝
廉爲叔姪姑姑姊妹魚軒重錦相照耀嫁時車服桃李穠矣然常有
以自下而持門戶子婦之道無忝焉昔桓少君歸厚裝而從約禮
稟先姑之遺訓相夫移孝以作忠庶幾夫人之孝於舅姑哉然露
生能得妻子之歡心以事其親又有刑于之道焉露生武陵著戴
也方伯爲世父進士爲從兄其自出爲葉侍郎大參昆季其中表
爲徐總憲三鼎甲昆季露生旅諸貴游閒食五侯之鯖如田家之

枯遊朱門之華如蓬戶之素士旣不染於膏粱女自不著其文錦
女則曰雞鳴士則曰昧且平居琴瑟旣調而順父母有事匍匐自
救以送尊章乃知露生與夫人故能相莊相儆以相助而其盡子
婦之孝也宜哉是以咸有孝德得內助以盡大戒天厚其福而得
其壽遂格大治如操右契今年年俱五十六月某日爲懸弧某日
爲設帨之辰生又同月里中持羊酒往賀予男元起爲顧倩乞予
善頌予旣有連知其詳故引孝德得壽之理孝經事親之道以祝
之而露生方以蒼艾服官之年從其舅侍郎公遊學京師久困諸
生乃入上舍魁六館行當拾一第偃一命以顯揚爲大孝自是以
往白首之志不墮青雲齊眉之案舉之偕老以百年爲上壽且無
疆也崑山山高而水清山韜靈石水匯三江水與石互萬古而流
峙者也故其人多壽者明初有周壽誼翁及毛翁年皆百有餘歲
邑志爲人瑞周翁厯元入明生長於兵而不傷其天年足以當露
生毛翁生明全盛及其孫之舉鼎元而露生令子元臣試輒冠軍

補博士弟子科名如拾芥又奚難方毛翁哉況乎結髮白頭將如
劉綱夫婦授丹訣得長生則又兩翁之所不足也

秦馭夫七十壽序

戴記養老之禮七十養於學而士大夫之七十致政者曰國老則
養之大學以別於庶老周人兼用饗食燕之禮饗則割牲食則共
米燕則蒸肴共鳩饌珍酒無算爵所以尊達尊也子壻無錫秦生
馮之父馭翁先生七十誕辰壻屬爲祝嘏之詞子聞蒙莊紀華封
之祝堯者三曰富曰多男子曰壽富則使人分之多男子則授之
職壽則鶉居穀食與物皆昌修德就閒白雲千載而無常殃予以
三者論之翁生簪纓拾青紫遊宦永嘉司李以竿牘之官染脂膏
之地然乃早歲懸車守先人敝廬耕郭外饘粥之田而已此其家
不貧而亦能不富是唐子畏所云富非所望不憂貧也又何庸分
以行其德耶若夫金不滿簾教以一經劉興七葉鄧各一業故諸
子孫無膏粱之習有弓箕裘治之風如芝蘭玉樹之生庭也如優

龍鳳而劣虎豹也不且多多益善耶於是壽觴舉列長筵羅孫子
猶行古養老之禮翁乃酒既醉飯既善肴維旅翁乃飲食兼壯者
矍鑠如松喬或疑其熊經鳥伸道引以爲壽也而翁殊不然自其
登賢書也或夢其祖考族謀子孫之第是科者白頭媪奮曰吾撫
某孫必先之竟符吉夢蓋祖所貽則與之齡矣逮其爲理官也多
所平反不爲驚擊粵稽班史傳循吏獨於龔遂七十化渤海而紀
其壽蓋帝好生而吏體之暖乎春而生不謝淒乎秋而劉必咨則
錫之福矣雖然翁之享上壽則不但此也由其有至樂焉孔子曰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包氏解爲智
周萬物如水動而樂成功仁本無欲如山靜而獲壽考夫仁者豈
無周物之智智者亦以窒欲爲仁包之言仁近是其言智非也故
朱子以爲各就一體而言其實兼而言之壽者無不樂樂者無不
壽智與仁一也山與水一也惠山石泉品水者稱第二然其山遠
於江湖故其水不爲江湖所奪禪中零而弟康王之谷實爲第一

乃翁之怡情於山水之間者則於其至樂有相得焉乳竇滴瀝漪
瀾膠清洗我耳濯我纓翁之修德就閒也以缶以罌可釀可烹洞
酌水遞汲用王明翁之與物皆昌也天一所生地六所成與山太
古不竭不盈翁之白雲千載也故其樂之動於中周流六虛和以
天倪樂之形於水流止鯢桓審而為淵其習乎坎而相得者由其
悅乎兌而自得也彼夫與憂俱生非知也憂以傷年非仁也此則
憂患不入至樂在中靈府豫官骸盜可以養生可以永年知也即
仁也此翁之至樂而怡情於山水之間者所以享上壽也而又何
道引為予非匹也而有連昔也還家黑頭今也泥塗甲子飯稻羹
魚以為富男婚女字以為授軒冕寄而不荒寄去而樂全庶幾投
閒免殃亦以小年語大年翁閒斯言當益所然開口而笑舉之觴
也

閔太夫人百歲壽序

柔乃紉於剛也陰乃茶於陽也舌乃久於齒也女子乃壽於丈夫

也然據鴻烈解云澤氣多女職方氏亦云具區藪澤三江五湖其
民三男五女二說是矣又云寒氣多壽班固志則以為江南卑溼
不宜丈夫二說者蓋皆不為女子言之也故揚州之域合妻壽母
黃髮兒齒往往閒出蓋其水土謙而衍泊而揚波於陰柔之性為
宜女子多壽理或然也如高郵閔子賓連之母太夫人今屆百歲
屬予為祝詞予常過秦郵觀射陂珠湖之勝大澤之氣鍾焉母之
得全其天年者以此乎然聞母本新安產也黃山造雲天中之都
會軒轅丹鼎之所宅也高寒之氣萃焉母之得全其天年者以彼
乎則前二說者又何必不為女子言之乎要以古者百年謂之期
頤故天子巡狩有就見百年之禮既至方岳則在覲諸侯之後未
至方岳則即里道所經之地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
經則見之百年者道不經亦先見之漢法民年九十以上賜帛受
粟復子若孫遂其孝養凡以重齒於鄉先者艾敬高年亦猶古者
天子教民孝弟之道也今

天子方治天下以孝視匹夫匹婦如子江淮父老扶杖而待大澤之至揆諸漢法太夫人當有受賜之典而閔子亦得盡孝養之私豈不盛哉

賀山東武舉劉生序

國家威弧躍馬以定太平猶恐兵力流於弱由武科之乏全才也故試於有司者攝弓而馳必上駟超足而射必夾庾之屬三坑之鋌挾策而對必深通兵法其有張緩材指輕筈策下駟而喋喋談兵者皆不中尺度於是弓馬嫻策論精武科之全才輩出若山左劉生其選也夫全才之難得自唐宋開武舉之科而已然矣故歐陽子以爲山林之士不必試以弓馬而蘇明允謂弓馬爲麤才策論爲無用然求將帥之才斷不能捨此二者顧南人多讀故書而不知受射北人多團力而未諳韜鈴則全才之所以難得也無已其求之大國之齊乎夫齊兵法之祖而戰勝之長技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孫吳之用兵不過於司馬穰苴也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五家之兵技擊節制之師天下莫能當也其人往往上馬操六鈞之弓下馬握三寸之管豈非其遺風餘烈耶今公之爲策論兵法數十家以腹爲篋筈非善讀穰苴者乎介馬而騰三尋百發不暇止不揚不離維綱非技擊之選乎此豈猶策下駟挾安弓危矢而號知兵者哉然則大國之全才如公者 國家以武科得之雖開創之初豐沛故人智勇俱奮王國之才濟濟矣而思猛士以守四方乃得才於異地如公等者復赳赳焉公於御史劉君有連御史爲王國之才劉生爲異地之才天之生才爲國干城何其盛哉生且自此留白羽分符竹以榮其親以世其子以報其君將見衛霍之功名與豐沛蕭曹等爭烈矣又何患武科乏全才而兵力流於弱哉予故因御史君之請而序之蓋不獨爲公賀而直爲 國賀也

賀大中丞黃公令子令姪入學序

今上龍飛之二年歲在癸卯較士盛京大中丞黃公之子若姪同

補博士弟子三韓諸君多其親舊稱觴於堂而屬祝詞於予予讀大雅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夫文王受命而作周者也然周公稱祖德以戒成王既本其世臣謀猶之克顯又願天之克生多士於王國以爲邦之楨幹庶幾爾多士其其襄我孫子於百世之久夫自古興王之地其臣多生同里開感風雲而稱佐命其子弟復多象賢之孕若伊陟呂伋之世濟其美以輔少主如詩所云多士之生於王國者予常深考文王之什以說詩以爲此壽考作人之澤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故數傳而後天之生材如豐水之芑南山之筠積之也厚發之也不窮有由然也我

太祖太宗受命肇基於東土實猶文王之造周其從龍諸臣應運而生於其地實猶周士之世顯而祖宗作人之澤天復篤生諸臣之賢子弟以爲奕葉之國器如我

黃公諸子姪不猶多士之生王國而爲周楨以相文王孫子於百世者哉今日論秀而升上舍異日經明行修進爲公卿作今天子柱石之臣所謂維周之楨者余將竊詩人之義以祝之矣語云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年樹人於此益思我國家高曾之舊德積之前發之後何其遠耶蓋天下山川東北流尾沒於碣石山川之蜿蜒扶輿正氣生王閒氣生佐王復生王佐復生佐天地之氣然也黃公旣鍾連雲石城之秀畫熊授鉞開府於百二之秦子弟復將丹轂珥貂與國匹休吾聞帝室王居必蓄非常之寶故九府所藏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琪玕焉今黃氏之父子兄弟此誠醫無閭之珣琪玕而與天球赤玉永鎮帝室寶之弗替者矣謂是天之所產以賚我祖宗以貽我子孫殆不誣也諸君皆以余言爲然遂書之以爲祝

微泉閣文集卷四

微泉閣文集卷五

鄧氏家廟古鼎記

鼎者古之祭器非燕器也而燕饗禮食以至燕食亦用之記曰敬則用祭器鄭康成謂祭器鼎劍之屬燕器盤盂之屬要之致敬於鬼神示之器莫如鼎也鼎之有銘者人君以賜其臣其臣之子孫銘刻其先世之功德藏之宮廟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於烝彝鼎尸臣之鼎銘曰賜爾鸞旂黼黻珣戈記所謂論譔其先祖之功德慶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蓋功臣銘鼎而祭於公則配食大烝銘鼎而祭於己則春秋時享要之致孝於祖考之器莫如鼎也然天子則有遷鼎諸侯則有分鼎故泰帝神鼎一黃帝寶鼎三禹鑄鼎九三翮六翼皆嘗享觴上帝鬼神魯以崇鼎貫鼎祀周公而天下資禮蓋人君祭器之尤重者若人臣不必皆有銘鼎則卿大夫得家造祭器其以致孝致敬一也故其香

自鑊也有牛羊豕魚羹肉正陪之不同其爲形也有鼎彝大小弁
侈鉉足之不同其爲質也有黃金白金銅鐵之不同而其爲齊也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無不同由周而來九鼎淪泗喪祭禮器或
瘞或沈顧銅爲金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質不爲風雨暴露
改其形而爲水銀土花丹砂翡翠蒸蝕其色三代越漢千百年川
嶽貢珍培視如鉤吐金景歆浮雲被龍文作歌以薦祖禰昭孝敬
之符況今垂數千年鼎豈易出哉鄧公乃得古鼎於齊地文鏤款
識光潤嗚唵數千年而始出升爲家廟祭器以致孝致敬於乃祖
乃考者甚虔鼎豈易出哉且三代彝器世蓄爲玩物如梁孝王之
鬯樽爭寶之千金而罔知古人享牲體饋熟食敬鬼神而格祖考
之口澤憑焉然古之祭器以鼎以載餼於几筵今之祭器以鼎以
蒸香於祝嘏如古詩所詠名工博山中然朱火上颺青煙以焚椒
蘭零藿甲煎詹唐百和之郁烈而已然祭之以燭以代古之柴燎
燿火於壇也祭之以香以代古之炳蕭光於鑪也且夫鬯薰蘭芝

蕭艾諸香草先儒皆謂燒以降神雖古今之香有殊皆欲其香始
升而神居歆也唐開元禮進熟神所無焚香之儀至宋左司員外
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當時用之郊廟司馬溫
公朱子俱用之家禮或謂近二氏之法然古禮有不行於今者如
迎皇尸而父北面杜氏以爲蠻獠仍其俗若必臭羶薌而達牆屋
其駭俗不猶之迎尸節神乎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則鄧公之升斯
鼎於其廟也猶卿大夫之家造祭器也以古饋獻之器爲今蒸香
之器孝子之所謂馨香也祖考其吐之乎

關壯繆銅像記

蜀前將軍假節鉞壯繆關侯侯生於解州中條山下驥官郇瑕拜
其先塋而茫然謁其祠而巍然生敬焉葬於洛陽龍門北墳高城
廣寢廟翼然松柏行其隧考之史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東
征返洛吳人歸侯元如生蓋亦以諸侯禮葬而操遂於庚子亡驥
按部過其墓望其祠而生敬焉侯之廟貌徧天下而此最大粵稽

祀典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皆祀之而國必祭其先聖先師於瞽宗
侯與先主同臥起及侍於稠人廣坐侂立終日備嘗艱阻大節不
可奪操不得而臣權不得而婚而又雄敵萬人上口左氏是亦孟
子所謂聖人百世之師也方其威震華夏幾遷許都雖敗於鱣
勤勞至矣豈不足以祭瞽宗而列祀典哉夫既生爲賢聖沒爲明
神故不俟帝之王之以爲聖仙之佛之以爲神而其靈爽焄蒿有
接於物光景動人民而服教畏神敬之者不衰顧其廟像率挺土
寓木被丹青以爲面目機發蓋由唐有銅像之禁故範金者少夫
廟祀以像唐宋以來孔廟且然而像必以銅則爲物至精故金人
之祭天銅狄之摩挲金銅仙人之辭漢或憑馬驥越數年休官歸
里居所買吳氏宅宅西齋尙爲吳族僦居當徙其主人家藏侯銅
像一軀夢侯欲遷壽宮以屋易主也驥聞之益生敬焉越數年有
盜其像而嚙語者獲焉捨而祠之玄妙觀之紅梅閣聞之吳氏主
人云像本吾高祖復菴公籍江陵相所得先是公以糾江陵奪情

拜杖時若見侯神呵護之復輿生出云又聞吾郡侯祠乃分宜相
私人趙文華駐師禦島彝於吳所建至今俎豆其郡人夫宰相像
其神乃不宰相是福而福糾宰相之言者猶廟食茲土建自私人
乃恆福茲土而未聞私人是福侯之所以爲神也所謂晉取虞而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驥素敬侯者因記其事而俾眾共生
敬焉且以明神之所福在彼不在此

長江圖記

友人楊青巖家藏長江圖一卷首尾頗脫落江之首發源井絡之
岷山濫觴天彭分乎岷岷帶星橋越玉津更熨道數千里尾爲北
江介瓜步盤北固砥金襄焦歸墟乎海門數百里凡其湍悍而圻
蜀山望江而浮吳天者半斷蝕於燹蠹缺不可見今就其圖據其
書所掄以考之見夫巴中三峽爲蜀出峽下江陵九派乎潯陽爲
楚分道北江呼吸靈潮襟帶金陵爲吳寫六州萬里於咫尺尋常
畫手誠擅場矣哉蜀江東逕其畫郡縣城郭掄其名者七日江津

曰重慶曰涪州曰萬州曰夔州曰巫山縣曰歸州其間所畫山峽
峰石灘險祠廟古城舊宅揃其名者二十曰濫瀨堆曰白帝城曰
赤甲山曰黃龕堆曰黑石灘曰神女廟峰曰望霞曰翠屏曰松巒
曰聚鶴曰淨壇曰上昇曰起雲曰棲鳳曰登龍曰聖泉曰屈原宅
曰新灘曰白狗峽曰黃牛廟蓋江水東逕江津重慶以至涪州故
巴子國也其地勢嶮側陸居累屋水居結舫故今所畫雉堞翼瓦
繚繞層巔者三城東爲江津東爲重慶東爲涪州山椒艤舟如鳧
雁觀者如坐窮山矣江水又東逕夔萬巫歸魚復故境上界胸忍
巴東三峽夏后所疏鑿也七百里中兩崖勁敵子午稍見曦月丹
梯翠壁倒影碧湍檉柏羅生絕巘頽倚欲交盤渦駭浪如箭激故
今所畫方山側枕江濱爲萬州以上三峽之首其土微平畫孤城
於其閒爲夔州瀼東西瓜疇芋區陽蔭敷函膏腴也東畫斬山
之城塹灑而湟羊腸緣嶺接岬奔峭不毛爲白帝城赤甲山公孫
躍馬之所恃也城西闕江畫孤石出沒爲濫瀨堆江水西來戰乎

石下東而入峽故以如馬如象戒瞿唐之上下也東又畫斷崖當
爲白鹽應鼓興兩者揃字不可辨東又畫懸泉漱巖揃爲黃龕堆
經有黃龍灘疑文誤耶東又畫大山堂堂半見其麓羣峰離立概
雲爲神女廟及十一峰瑤姬所封朝雲故淫祀也抗岷峨辨優劣
於霄漢故古之賦巫山高者曰十二峰今闕其一殆并神女娟峰
數之耶山西畫郊郭爲巫山縣治屢徙也沿江而東畫一灘揃爲
黑石經有新崩灘石圓如簞方如屋而受名耶巫峽最長裂高齧
深其草有精其林有楓觀者如聞清猿戒且聲冷冷矣東依坂畫
一城爲歸州累石畫屋爲屈原宅以女嬃嬋媛而稱姊歸其畦堰
猶稱屈田也東畫三石粼粼揃爲新灘無可考東畫崖龕斜臨其
北爲白狗峽更畫高巖峙其東爲黃牛廟不服箱日刲羊蓋叢也
槃瓠具體一元色黃應黃姑者色黑咸以龕巖石狀受名畫者不
工其似然而水紆帆轉信宿望之如故矣峽於是窮對岸皆畫疊
嶂林樾宗生無冬春其桃支邛蕩壽木之緣嶺被谿於丹砂錦石

閒者巴巫所產往往而然觀者如目歷峽中之美矣自巴東歷三峽略盡蜀江之勝凡畫之所掬二十有七江出峽爲楚楚始封丹陽設捍關蓋楚蜀爭此土云楚江東逕其畫郡縣軍州城郭封域所掬者八曰辰州界曰峽州曰荆南曰岳陽曰鄂州曰漢陽軍曰黃州曰九江其閒所畫山川洲浦磯石市區郵亭舊宅所掬者七曰至喜亭曰沙頭曰君山曰雪堂曰廬山曰小孤曰彭浪磯江水始出峽而東畫一城爲峽州江津畫亭爲至喜亭蓋楚之西塞武安所火江始漫爲平流舟人至此漉酒賀更生永叔謫彝陵時所以記斯亭也觀者如讀其文思其人矣江南北畫連山袁崧所謂非雨霽煙寒莫辨其名也南畫遠山爲辰州界五溪雲山也江水又東當有荆門虎牙之開閤騰淵雷响在浩淼閒故不畫畫大城爲荆南城外畫大隄長洲成市爲沙頭蓋江陵故城勢傾東南緣以金隄陳遵聽鼓所築也漁商泊乎沙市帆檣闐咽春江始闊自夔下水一日千里買薪白帝鳴櫓沙頭所謂朝辭彩雲暮江陵也

江水匯洞庭而東畫麗譙出層城爲岳陽左空掬曰君山而無畫巴陵之勝在湖湖之勝在山湖山之勝在樓賦湘君者謂湖如鏡山如髻觀者但見斯樓而盡收湖山之影如見山矣江水合漢沔而東畫大城墉山塹江賈舶連橋於官柳之下爲鄂州楚封鄂渚而吳都焉豹尾之山不可辨惟餘武昌柳也其下當有鸚鵡洲亦在浩淼閒故不畫北畫江樹爲漢陽軍所謂漢陽樹也觀者如望晴川歷歷愁煙波矣江水又東畫一城江水遶郭城西畫斷山爲黃州城南坡上畫宅爲雪堂概如子瞻詩賦中景子瞻謫黃五載始居臨皋躬耕東坡築雪堂觀者思其人愛其地矣江水過彭蠡而東界豫章畫高山負天俯江爲廬山爲九江尙書言孔殷九派之眾也匡廬爲三天子都秀甲天下香鑪之煙銀河之泉蘊靈孕異迴風劈流觀者得識其面目矣東畫小山爲小孤遙揖危石爲彭浪磯或云彭郎小姑娘婿也譌矣自出峽至九江略盡楚江之勝凡畫之所掬十有五江水又東分爲二入吳境蓋楚之尾吳之頭

吳楚壤如繡云水經注言過毘陵爲北江自蕪湖經陽羨東注具區爲南江其尚書言三江乃震澤下流耳吳江東逕其畫郡縣城郭所揃者三曰池口曰金陵曰眞州其閒所畫山川所揃者二曰九華曰金陵諸山江水受秋浦而東畫江浦爲貴池口上畫九峰轟轟奇秀如芙蓉爲九華昔人以爲大華而外無奇女几而外無秀至此而悼前言之容易也觀者歎其槍筆奇秀與山肖矣江水朝宗於海岷山之支夾江而行其南支一盡於廬阜一盡於建康是爲氣之所窮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故其畫鬱積之勢旣爲廬山其畫蜿蜒之勢如蟠之龍踞之虎復爲金陵諸山周以女牆墮以長干帶以風帆籠以煙柳觀者如弔六代之墟而愴恨矣東畫江潁爲眞州東南之水會天下之衝四方賓客六路發運所在朱都汴眞亦孔道也眞而下惜不存然上溯北江略盡吳江之勝凡畫之所揃尙有五卷尾旣失姓名流傳爲巨然眞蹟考宣和御府所藏門分帙別巨然之跡百三十六有長江圖一畫家以尺幅千

里擅譽丹青然未有具萬里江山於匹練者圖之自巨然始其少作多礬頭晚乃平淡變化更於嵌竇林麓閒作疏筠蔓草卵石與籬落橋棧相縈帶極瑣細佳趣論畫者謂其幽也可居其平也可遊其天造地設而斬絕巖嶽也可驚可畏如前所圖楚蜀以西高江急峽波鬪山頽或匯而黏天或怒而拔地觀之者無不舌撝目熒足躩而心忪不亦可驚畏歟吳會以東山川鬱然相繆標迴峰則曳雲紉煙其上寫枉渚則葭蒼雁白其下遠舟則天際可識遠樹則雲中可辨觀之者無不變熱啟態將杖一策縱一葦檐乎忘歸背一邱面一壑誅茅而終焉不亦可居可遊歟若其夾江傍山林棲谷汲壯縣隱振望衡對宇帆影侵山塔影浮江巖居者鑿翠澤居者漱碧汗漫而遊者東馬懸裝尋青亂綠驚畏與居遊不兩得之歟則茲圖之爲眞如見龍無首豐狐文豹斷尾而可識也然巨然本師吾家北苑使生鍾陵少同里沈存中以爲金陵僧南唐主善錯刀法二人從之遊及銜璧歸宋偕至闕下爲宋初人圖中

有亭有堂皆歐蘇跡距宋初更五葉何耶蓋宣和天子開畫院之學日令黃門出畫篋示學者則巨然之圖或出御府臨模人間如右丞雪圖踵粉本而增之未可知也或者定爲燕貴燕之屏風卷軸稱精品在大中祥符閒補畫院祇候距歐蘇左官時不百年庶幾近之昔退之記古今人物小畫一卷止謂集眾工之長初未定爲誰手摹吾故亦詳紀之而未敢審定云

廉石齋記

楚粵之地九疑蒼梧以南至交州中州清淑之氣窮而陽德於焉炳蔚精者鍾乎百貨爲黃金連錫水銀丹砂珠璣齒角玳瑁孔翠梗楠竹箭栴檀果布之湊麤者乃鍾乎石大爲甌錡睥睨麗譙堂隍掌蹠萼跗之形細中屏障筆格研山或成山川雲霞草木鳥獸諸奇而獨鮮鍾乎人柳子所謂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自古然矣吏其地者飲水懷金故番禺有泉名曰貪泉矯其風者處膏不潤辭滿歸裝輕舟捆石故鬱林有石名曰廉石蓋貪吏之所取也取其

貨廉吏之所取也取其石地同也而吏不同抑始之取於石者以其犖犖确确括空囊繼之取於石者以其怪怪奇奇供近玩石不同也而名同由是推之斲山骨截雲根致以一夫拜以衣冠出以懷袖皆充石之癖而不傷其爲廉者也吾宗伯父寅谷公官蒼梧無所取獨載一石歸故以吾伯父之廉名石本前代官蒼梧者錢使君奏最時無所取以石入舟使者按之得數石悔而亭焉其一巍然獨存故以錢使君之廉名今吾宗諸孫以石歸錢子燕穀錢子高曾祖厯官御史尙書郎署皆無所取而錢子齋居徒四壁與石角立故又以錢子三世之廉名嗟乎錢使君之苗裔遠矣吾錢子塊然蓬室吾諸孫亦糊其口於四方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顧吾伯父之子族兄通參公身遊日月之旁而錢子亦終自致青雲之上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也且人之儉於取者曰廉物之厲其隅者亦曰廉儉於取或自棄於世厲其隅或傷乎物棄於世者世棄之傷乎物者物傷之故曰廉而不劘玉之德也老氏之道也韓子

亦曰必死生之命也而不侮與輕恬資財也而不羞貪然則凡爲廉吏者不徒取石之隅而尤貴乎比玉之德也耶

十府村七聖祠記

周禮族師祭蟲蝻之誦而八蜡之祭及於貓虎之食田鼠豕者故大田之詩畀螟螣蝻賊於炎火惟田祖之神是相蓋凡神之能禦災捍患而使水旱蟲蝻之不作則祀典答焉西山之麓地名十府村皆勝國時勳舊賜莊也勝國報功之典山有煤冶水有荻洲田有賜莊而本朝以之優給舊人各有分地蓋本成周食采之制糗糧芻芡出焉則又寓兵之法也村之原爲我侍御胡公分地歲丁未飛蝗滿野公憂之曰吾之糧糗芻芡將焉出村故有祠祠七聖公嘿而祝之曰神之靈俾蝗不食吾稼吾其大葺神之宇已而蝗過其村不爲災公旣率村民大其宇而俾予記之予惟神之承帝命以陰隲下民俾無水旱蟲蝻之災神實職乎幽猶吏之承朝廷命以司牧民俾成民而致力於神無水旱蟲蝻之災吏實職

乎明今天下之吏失職者多矣勢不得不聽之神而神之憑叢祠文繡其土木以走巫覡者亦多矣其能禦災捍患而使水旱蟲蝻之不作所宜昭祀典以答神貺者也村有神祠略如古百家爲族族有誦其神有七莫知起時不詳其封號略如蜡有八皆當在祀典者予時放廢閒居將徜徉山麓跡屈子行吟澤畔之思而爲迎神送神之歌曰

翠旌金支紛陸離神之來兮控虹霓螽斯薨薨兮麾雲旗壽宮蹇產兮薦牲醴神之居兮同一宇汗耶穰穰兮飽我士馬神之歸兮述職帝庭帝命之以永鎮兮此方其靈

京畿道土神祠記

自昔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而大夫以下咸羣置社故民間百家以上莫不有土神之祠焉所由與叢祠異乃至於設官分職之地亦從而俎豆之者何蓋古者起大事動大眾必先宜於豕土而後行況設官分職之地而不有神祇以式臨之亦何以警官邪而

昭德馨乎都察院之有京畿道以歲終受羣吏之會蓋設官分職之地爲尤重者也其廳事舊有土神之像而無祠靖宇胡公旣由京畿道掌河南道乃立祠於左廡之隙地鳩工庀材雖合眾力而公之功爲多旣成命予記之予聞之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凡涖官茲地者其庶幾正色直言立於臺端以盡靖共之職神其式穀之矣是則公之所以祠神之意也

楊少參制詞記

唐宋兩制之典內有學士院外有舍人院或以翰學知制誥者掌內制而外制則他官兼之明初始專屬翰林以中書承代言之草而已蓋君之以絲綸寵錫其臣者與渙汗之號較重而後臣之以涓埃報稱其君者自不得輕故其進階卿大夫秩從內子猶古者勒之烝彝鑄之景鐘以垂不朽之意又本諸所生成以子貴猶詩人美韓奕爲牧伯而及其祖考釐召虎以圭瓚秬鬯而告之文人雖古者子無爵父之禮祭以其爵服以其上服然要不敢忘所自

云然則人臣膺黃麻拜紫誥以爲奕世光如公羊所謂命者加錫者賜不亦榮乎吾鄉楊公兆魯壬辰成進士起家郎署督學豫章參藩閩中所歷有聲實由其先世種德於前而食報於後如宋司馬君實制詞所云夫種之不以鹵莽滅裂而報之不以碩大繁滋者未之有今兆魯制詞旣嘉賚厥躬而光潛德耀壺儀又爲奕世榮尙勛之哉 本朝鑒前代予取予求君諂其臣之失制詞特尙嚴簡兆魯將伐石以垂不朽以毋忘所自庶幾古鐘彝雅頌之遺風昔顏魯公自寫告身今繹堂沈公旣以顏法書之石予故不計其文之拙而述其世德之榮以勛之

楊青巖畫像記

楊子爲諸生子同里予見之鼻以上眉目燦然知其爲貴人及爲郎予同邸舍予又見之鼻以下圓頤方輔知富貴爲所固有及出爲監司以使事入京而予爲京朝官復見之鼻上下天庭黃色地角豐下頰兼兼有髭知當益貴夫蔡澤之就唐舉相也曰吾持梁

刺齒肥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躍馬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然則人之具富貴相者必廊廟之人而非江湖之人也乃楊子出畫像一卷示予生面如所見衣冠則道家裝箕踞釣船蓬窗木几雜列鑪香茗椀擁書數十卷側懸藥囊拂釣竿屈蟠之樹上蔭老大之藤下垂滄波孤嶼彌望如江湖畫圖之略若此楊子其身廊廟而心江湖者耶不然何不圖之於旌旄鐘鼓粉白黛黑之間而乃圖之於清泉茂樹之側殊異於退之所云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豈楊子之貌則富貴矣而其心則在彼而不在此耶楊子其心江湖而身廊廟者耶且楊子宦遊於鑪峰劔浦之地飛泉灑乎列戟白雲生於卽牀可稱吏而隱者又何必掉頭拂衣引竿刺船相忘於江湖以逃富貴耶惟形容甚癯宜居山澤間如予者則將棄富貴而去之所謂釜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蓋自知其貌之得以遂其志矣于斯時也楊子之名可聞於廊廟之上而楊子之面不可見於江湖之下又安能按圖而索楊子哉予故始

終知楊子者遂爲之記云

微泉閣文集卷五

微泉閣文集卷六

書

與龔尙書書

老先生閣下自丁未秋驥以言左官遺之酒示以言爲重官爲輕
卽欲請序其疏不敢也何也其言不用也迨戊申秋之官秦隴集
諸公餞之郊以杜拾遺失官之秦州類於驥依其強韻人分二章
先生復自賦詩云絳灌心知賈傅才又欲請序其疏不敢也何也
其言猶未用也無何道病得請

皇上躬親萬幾悉復

世祖皇帝舊章絳侯輩書獄吏牘背從前言事者多召還則旣用
其言矣則可以序其疏矣會周子淑歸言長安故人惟先生齒及
之故今始敢有請焉竊惟人臣之進言也用其言用其身上也記
所謂大言入則大利小言入則小利也用其言不用其身次也書
所謂入告我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猶是意也不用其言用其身

與不用其身下也傳所謂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也追維驥進
言之日彗舊布新天變於上龍震水立地變於下驥遂奮而應
詔以為更張一切所致惟率由

先帝成憲斯可以格天地臻太平執政不察留中月餘率以此一
麾而出此先生所親見知其言之可用而驥則恥其言之不用曾
不計其身之用與不用也驥既歸而

聖子神孫紹聞衣德析薪終畝塗茨丹雘之勤以次修舉木强拍
張顛覆典型之徒以次放殛披逆鱗履啞尾鳴朝陽之臣以次還
用而驥方棲遲一邱漁釣一壑每聞 朝廷用一舊人復一舊典
則喜斯陶陶斯搖搖斯詠庶幾入告出順之義蓋但幸其言之見
用固不必其出於已而又烏計其身之不用也驥將自此長為農
夫營父母之邱墓歸妻妾之骨於山足課兒洛誦呼婢取酒操吳
音每當甕牖日暄風號雪虐尸寢徐起覺辨色而入日旰未下眠
食不以時雖九遷其官萬鍾其祿於人生勞佚何如也譬諸麋鹿

之甘薦草爰居之驚鼓鐘蓋其身之不可用亦已久矣然則身既
隱矣焉用顯其言為此則昌黎韓子所謂諫而不使人知者宰相
之事也諫而使天下後世知朝廷有骨鯁之臣者諫官之事也且
進諫者棄其身而及見其言之用者亦鮮矣屈平蹇蹇為患雖繫
心皇輿卒為黨人齎怒而自沈賈生發眾建諸侯之策其後七分
齊五分趙六分梁三分淮南强幹弱枝之勢成而賦鵬之骨已朽
矣若驥之一斥不復猶得以槁項黃馘之身復聞廊廟之治不越
芻蕘之言良由吾

君神聖能以

祖宗之法致太平於上故臣之狂瞽獲見

祖宗之法享太平於下蓋上之所待乎下者以其言而下之所待
乎上者以其身今上之所待既已得之於下而下之所待不必得
之於上則將求彼氣力能推挽者謀其身乎亡其請先生之素知
之者序其言乎必請先生之素知之者序其言矣至於屏居以後

若安國徒也。死灰見溺廣故將軍也。醉尉呵止則流俗人之庸態不足先生聽也。

答吳別駕問漢陽相改葬服制書

昨蒙辱問以相公改葬其父疑所服而又係官於朝令弟主葬事禮當有異夫改葬之禮有疑者一則疑所服之輕重也一則疑釋除之日月也儀禮喪服有改葬總之經春秋穀梁有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之傳昌黎韓子據檀弓喪事有進無退謂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故經不言主人服斬傳稱緬為遠稱下為服之最輕者也鄭注有三月之義王記有虞除之文韓又據孔叢子子思對司徒文子既葬而除謂自啟至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然愚考杜氏之議有反重服而不從總者矣蓋所謂進退者古人喪有受服有變除皆重易以輕者故凡齊斬之末三易而輕於總麻傳曰不得以兄弟之服服至尊專為初喪正服言之不為終喪易服言之也今人喪服無受無變齊斬三年而除正服

以重者除服以重者則不得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為初喪言之猶為終喪言之也夫古人既已進而易輕服故不得退而返重服今人未嘗進而易輕服則雖返重服猶未嘗退耳且喪與其易也寧戚見尸柩至痛也返至痛之服寧戚也故蔡謨議改葬服斬而不嫌二斬庾亮何充服皆齊衰孫放一門服斬當晉宋之時雖受服以輕而除猶有返重服而改葬者矣寧戚之說也或曰然則經之服總非歟聖人之經有不必從之者歟曰經文何可非則前所謂古有進而不得退今未嘗有進亦未嘗有退也且喪服之重於古而不從經者有之矣如父在為母三年不愛一年之服孫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加二月之服叔嫂相為報小功五月不當推而遠之舅與從母同服小功不當止於一時之類古今沿革不同循古之輕未必是依今之重未必非也何獨愛返重服於見親柩之痛而必循古之輕乎且今之喪葬輕古之所重而不從經者又有之矣何獨於改葬輕古之所輕而必從經乎則重古之所輕又何嫌

於不從經乎由是言之改葬之服返重服不從總何疑焉至於釋除之日月有返重服而葬訖卽吉者矣蓋尸柩復見而哀之發於重服者尸柩既藏而無餘哀則釋而澹澹然雖服重而月促無嫌就吉之倉卒也彼鄭之必終月數而王之視道遠近者皆以其服之一時立論耳今二十五月之服自無再終之禮則道遠而除踰月道近而除旬日無嫌同王之說而異其服也故孫放之言曰禮有服重月促者齊衰三月是也有旬月而除者訖葬卽吉是也且天子諸侯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故易吉服以飾其敬鬼神之心將以鬼神事其親也考唐開元禮及儀注吉凶並用先用吉服玄宮既閉仍改凶服此古之葬不踰時在喪中服未除也而猶暫易吉今之改葬數十年後暫返凶服也葬已畢而何不可易吉之有哉且古之諸侯今之卿大夫也其禮同則衰服具而啟下窆封土而除吉服而墓祭以安神亦禮之稱情立文者也由是言之釋服之日月不同王鄭

之所服而同王釋除之說又何疑焉或曰如相公之不能歸而弟爲之主其禮有異乎無異乎曰古者祭無二主必宗子去而後庶子主其祭喪無二孤士喪禮眾主人在主人之後注以爲庶昆弟也今則適庶同稱孤子同得祭禰又何嫌於兄弟之不可主而禮有異同乎且古者斬然衰經之中猶無避金革之事今安得離朝夕論思之位而星奔城邑以憑以臨耶兄先服衰於京邸過葬日則墨孝衫布可染略如忌日服色聞葬畢而後脫衰斷杖吉服而祭可也弟先服衰而啟葬畢卽脫衰斷杖於墓吉服而祭可也但今人麻衰無裳內有孝衫亦不如古三升四升之布然而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其餘冠經杖履則備於瓊山邱氏新都楊氏所訂朱子家禮自可做而爲之或曰此子爲親也妻爲夫何如韓子曰如子孫爲祖後臣爲君何如愚曰亦如子因皆在斬章正義之服而備論之謹復

報錢湘靈書

老兄足下僕蒙性剛褊進退與世相棄行年六十坎險殘生泥塗
甲子足下頌其生平立朝居鄉不苟同以爲異此所以頌乃所以
規也君子進於朝當以不同同退於鄉當以同而異曷言乎以不
同同易之同人象曰以類俗辨物卦名同象以辨者何蓋君子正
小人邪得其辨者正長邪消君子不同乎小人也君子進正小人
格邪終歸於同同者頑讒並生君子小人通天下而同乎人也然
非六二之柔順文明應九五之剛健中正則下亢而上不濟小人
長君子消不得辨安得同蘇氏傳易之同人曰以有所不同爲同
故君子以類俗辨物此所謂得其辨而終歸於同也蘇氏之說是
也古之知此象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貽鴟鴞下如管仲因禍
爲福轉敗爲功晏子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皆以柔
順文明位乎下剛健應乎上上下相濟始能辨而後能同故曰以
不同同朝廷之象也曷言乎同而異易之睽象曰以同而異卦名
睽象以同者何蓋其初之象見惡人以辟咎終而天地萬物皆同

以同濟異則睽不終睽然非六五之柔而麗乎明應九二之剛而
悅不柔則過剛而很不明則迷惡人將爲我咎終而天地萬物皆
睽不以同濟異則睽將終睽蘇氏傳易之睽曰君子以同而異卽
晏子所謂和夫晏子所云獻可替否之和乃同人所謂不同之辨
耳豈所謂以同濟異而成睽不終睽之象哉且所云可否者以言
乎君臣之道可行之朝廷不可行之鄉黨蘇氏之說非也古之知
此象者孔子在朝廷則便言於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遇陽貨
而諾見南子而矢欲往公山佛肸而不淄磷柳下惠與鄉人處國
人不稱天下樂之皆以內剛而悅外柔而明內外相濟同以濟異
而不終睽故曰以同而異鄉黨之象也斯二者雖有同有不同然
下柔以得上應之剛外柔以濟內之剛則一也彼不知其象者進
則爲年少之哭面折之慙下不同於絳灌弘湯而上無其應退則
爲黨錮諸賢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善善惡惡標榜題拂品覈公卿
內不同於戚畹薰腐而外無以濟塵一郭林宗不絕俗不覈論以

免斯二者進於朝不能以不同同退於鄉不能以同而異皆不知
柔以濟剛之象者也若僕之立朝者十五六年凡其所爲不同於
人略如足下所云然嘗一受不先皇帝之知而不能報信未達苦言劄上而不能入故一人之
身一言之事乍賢乍佞幸而朝廷貸之雷霆寬之魑魅保要領
以歸其下之所爲不同者則是上無以應其不同則非也此僕之
剛褊性成欲辨君子小人之不同而終不能同乎人下未濟之以
柔而上不應也及歸而無鄉曲之譽者又十五年矣其所爲不同
於人又如足下所云然其鄉人之善者未必皆好之其不善者則
皆惡之糟不哺漓不啜則醉者惡波不揚泥不泊則濁者惡其內
之所爲不同者非由乎外無以濟其不同者非也此僕之剛褊性
成不同於惡人而終與之睽外未以柔而濟內之剛也嗚呼帝城
不期復入上之不能爲伊周次之不能爲管晏下之乃爲賈生汲
直往者其不可諫矣然而鄉里則不可不稱善人私淑聖人之時

與和而免黨人之禍來者其猶可追乎然則鄉黨之間同異之象
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將脂韋馘骸內茶外奕爲繞指之柔乎是同
而非異也將皎皎揭揭不溫蠖其玉雪惡圓斬曲爲齒弊之剛乎
是異而非同也將如漆園之說不同同之行不崖異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乎是則庶幾同而異也足下學易而善讀
莊所以規僕者意在此僕其自此而知五十九年之非或可行比
一鄉矣乎雖然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小人之
同非同人之所謂同也立朝主於不同下柔上剛不同而同乃同
人之所謂同也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鄉愿德之賊也此鄉
愿之同非睽之所謂同也居鄉主於同外柔內剛同而異乃睽之
所謂同也若足下譽僕之詩文不同於摹擬少陵廬陵則僕有志
焉未之逮耳又謂僕以藥伐病以酒衛生不同于醫師西人昔坡
公不飲而釀酒無病而蓄藥勞已以爲人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
輕飲者困酒吾爲之酣適若僕之多病而知藥良藥萬金者醫得

人十金欲飲而釀酒酒久不敗者飲不傷人生則僕之所以自爲而爲人也何多讓焉

論
封建論

周封八百而鼎隧莫能問秦孤立而窺關呼澤者一夫漢弱枝葉而權移外戚革命權奄唐宋以虛器羈子弟而王孫咏於白鳥哀於北轅故陸機曹回劉秩胡寅諸人以封建爲是漢初樹七國而裂眦四起晉恣八王而相魚肉唐驕方鎮而失河北故李百藥魏徵柳宗元蘇軾諸人以封建爲非顏師古則曰眾建諸侯與郡縣雜治以相維杜佑則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歐陽修則曰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故封建之是非莫能定予豈有過於三說者而置論哉賈生論過秦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蓋制法者始無弊而終不能無弊權其弊之大小以爲救弊之法而已權於封建郡縣之弊知郡縣之弊大封建

之弊小權於同姓異姓並封之弊知異姓之弊大同姓之弊小弊大者弊不可以救弊小者弊猶可以救然或矯其弊而過之則其弊終不可以救何以明其然也鑒於明之前事而知之也夫唐宋以往尙矣元初分部西北爲行國或控西番爲食邑又竭鈔帛以給之其後則昭穆如唐宋時無足議者明初大封同姓外爲遼爲寧爲燕代爲谷爲秦晉慶肅九王碁置三垂翊以元侯宿將三秋耀武旗鐸交乎萬里內爲齊魯周趙楚蜀湘潭唐郢岷韓伊藩十六王犬牙錯乎列郡各牧馬數千護衛萬六千然皆衣食縣官而奪兵有律奪祿有律奪爵有律其餘吳越閩廣名城大都均以封磬石旣隆而無五大在邊之憂此其始無弊之法也迨其終也體驕莫解矯而弱之一弊於燕而勝再弊於谷於齊而敗又弊於漢而敗又弊於資鐻於宸濠而皆立敗以至懲羹吹齋護衛不設有朝見告而夕下請室者商孫不億百口仰食有老而鰥其逢分餅而居食者於是魚書狐呼之徒奮白梃而七廟墮禍烈於沈坑曾

無維城以爲之固嚮使有漢之雄鷲舉旗冒矢石於行間有燕之知勇披荆沐露以收餘燼不猶可以救弊而未速亡歟且夫齊黃之釁所謂寬之過制急之不漸使嚴其防以爲之制少其力以漸則海內之勢使如臂指故曰侵弱愈於殄祀土崩痛於陵夷蓋郡縣弊而土崩其弊大封建弊而陵夷其弊小異姓封而殄祀其弊大同姓封而侵弱其弊小粵稽晉鄭是依東遷不墮諸姬既盡戰國始分燕衛後亡苞桑終繫苟有宗衮天潢起朱邸而主神器推本言之玉步猶未改七鬯猶未移王社猶未屋不猶愈於土崩殄祀而莫之救乎哉彼夫尾末之憂非體之尾不可掉也殊本之末必將折也同體之末同本之尾則猶百世之支也是故漢高明祖非不知後五十年東南之有反者非不知其孫之不克終也然其始不欲翦吳而滅燕者非其力不能也以爲滅燕吳之弊大存燕吳之弊小惜乎矯枉過正以至於亡故明之亡也類秦其所以亡也類漢皆由失其救弊之法於終也若其始封異姓列爵惟三

有僭爵無分土六公二十八侯身死菹醢子孫流爲萌隸其後登封者廝養續封者五公雖入掌五府作六軍出爲師中筦漕綱然不得與九卿事如建武之高禮秩以答元功而不得參國議蓋矯異姓之弊而過焉者文網過密於前事權過輕於後後無震主移國之逼前無五侯九伯之爭此由權異姓之弊而過於矯也由是觀之封建之是非可見於前事矣其同姓之賢者當錫之阨塞縮穀之地士馬甲於諸藩隱然方伯連帥以夾輔王室不賢者當啟之山林卑溼之邦如古有正封無廣封以強本幹以弱枝孽其食租衣稅糗糧芻芟仰之大農其吏民政治進止機宜稟之大吏其憲典予奪繩之宗伯始也建侯草昧克展親親可以無弊於前終也板蕩亟而宗子維之可以救弊於後其異姓之賢者攀鱗附翼世將呂伋以獎其忠不賢者鬻繒屠狗不任阿衡以全其命誓河世其爵刑馬世其祿世其爵祿而不世其土斯可以矯異姓之弊而不失之過故曰權其弊之大小以爲救弊之法此之謂也若夫

非劉氏而王功如韓彭親如敖綰而不免焉明以六王爲謚而無實封權於異姓之弊大故也

逍遙樹軒說

南鄰之庭有大木焉其幹十圍其枝八九仞而蔭庇其所賴然其中空心容蟻穴蠹而軸解鄰人炊桂而木幾死會習戰昆明吏將伐爲樓船而木又幾死子以其望子衡而其材不中檣櫓也脫諸吏請諸鄰人木之喬蔥條靈而遊于目者乃有年子曰此莊生所謂無用之大樹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偟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而以無用爲用者乎使其不幸也陰陽中斤鋸曲直中規矩輪囷中繩墨離奇中雕鏤青黃刮摩重錦片花上爲萬乘器次爲萬斛舟而天其天年矣是木之不材而以無用爲用者乎然使其又不幸也縮枝拳曲而無標橫枝擁腫而無陰大枝落角而摧牙小枝膏流而液搨不及子之居高明而遠眺望也不爲

舟將爲薪則芟則折則披枝則批根而終天其天年矣是木之材而以有用全無用者乎之木也託根闔闔深於廣莫匠石不之顧樵蘇不之翦雨露溜濡乎春夏風霰戰爭乎秋冬而莫之傷其天年可云逍遙矣予之於之木也木寓生於予子寓意於木春萸夏莽貢童童於牖秋零冬號貨翹翹於几鬱若灌叢森若林樾來青於予目予方據梧而仿偟隱几而夢覺嗒焉無爲亦可云逍遙矣然使予之終不幸也以材而遇於吾

君吾相狂瞽以攫其鱗則將蹈不測使予之早不幸也以不材而未遇於吾

君吾相無寸祿以望其腹則將衣食於奔走又安得逍遙乎鄰樹之軒而莫或傷其天年也哉然則子與之木蓋皆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而以有用全其無用以遊於逍遙者也鄰人聞而猶然笑之曰木非樹於若之庭也若安得遊之應之曰足憐目目憐心盼庭柯撫文卉坐茂樹解衣磅礴盤桓乎美蔭者足遊也平望如偃蓋

仰望如虬龍睹榮落而感四時不出戶而入深林者目遊也樹之無何有之鄉坐臥之無何有之下望見之無何有之外者心遊也無遊之以足而遊之以目木何必樹於予之庭也無遊之以目而遊之以心予之庭何必有木鄰之庭更何必有木也且夫道者消也遙者搖也如冰消而水不損如舟行水搖動而不傷是其所以遊者在我不在彼鄰人聞而退

鶴孫小字說

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成人而字之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小字非古也漢魏以來乃有之如犬子虎頭封胡羯末野王客兒之見於史傳者不勝數然古者名以識別非必有義若孔子子生適有饋魚者遂名之字之歐公故謂史魚孔鮒豈皆有義而左氏始謂命名必有義以日以月以國以官以山川器物犬馬爲諱至於成人之字則又所以表其名之義名之必可言也然則後世之有小字亦以識別亦有義焉余年五十七舉孫孫之生也庭鶴將雛吳

人以爲祥竊附饋鯉之列小字之鶴孫識別爾余因申其義而爲之說在易之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說者以爲九二以剛中之德上孚九五之尊蓋五爲君二爲臣君臣相悅之象如鶴本陽鳥而流於陰聲相應而氣相求也朱子所謂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是也在詩則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其二章曰聲聞於天說者以爲賢人德積而名聞蓋腴聞於草野遠聞於天朝如鶴警水澤之中徹數里而過雲霄也陸農師所謂詩傳以君子之言行象之是也然詩又云有鶴在林則言其潔而上失所養也於左氏則云鶴有乘軒者言其寵於國君也君子之生於世也出則君臣交孚朝野有聞焉處則寧爲在林之潔毋爲乘軒之寵焉而必基之以德是則余之所取義也若夫驂浮邱以胎仙言堯年舞吳市以誌怪則無取爾吾聞謝客爲康樂孫吾無康樂之功吾子亦不至如瑛之不惠而吾孫亦無羨客兒之負文藻以賈禍則或處或出惟德之基孫其知所勉矣嗟乎吾老矣自吾祖至孫以三爲五代爲

後身閣文集二
豕嗣如縷而衍之三世一堂之上難進易退縞其髮長其脛癯而
壽者而翁耶翼蜚吭鳴中於律肌肉玉雪軒其前者翁之子若孫
耶翁其可以教子抱孫而老耶至于名之幼字之弱冠則父之事
而翁且樂觀其成人也

微泉閣文集卷六

微泉閣文集卷七

傳

明禮部尙書胡忠安公傳

載府志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初升戶
科都給事中弘熙中轉太子賓客兼南祭酒宣德初召以禮部侍
郎兼太子賓客進尙書六年兼領戶部事景泰三年以太子太傅
加少傅進太師天順初年移疾請老以禮部尙書致仕當永樂初
傳建文君遜去舊臣多從亡太宗疑之名遣濙訪仙人張三丰實
偵建文君所在或傳在滇南故濙留南楚幾二十年或傳蹈海去
又命內臣鄭和浮海洋求之及濙還奏事行在夜上謁太宗已就
寢索衣傳韞急召濙勞苦賜坐濙具奏不足慮狀太宗疑始釋當
日成王安在然叔姪未至構禍於高粱不可謂非濙力也既而太
子監國南都藩謀奪嫡蜚語上聞又遣濙往察之濙密疏太子孝
謹七事儲宮以安太子初不知也洪熙嗣位閱宮中密疏乃知其

忠當時調護東朝爲南山之羽翼爲青蒲之涕泣父子不至望思於湖不可謂非澗力也迨乎正統蒙塵王文于謙王戰澗竟上迎上皇儀注楊善使也先澗言宜附進上皇服御及上皇歸一請朝上皇於延安門再請百官賀上皇萬壽節俱不報然兄弟不至喋血於禁門不可謂非澗力也嗚呼澗之處人骨肉叔姪父子兄弟之間可謂難矣澗身歷六朝凡六十年宣德中賜甲第一區給閹賜沒入官田宅又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銀章二常曲宴澗及西楊蹇夏以薄海莫安爲四人力賜御製詩景泰中又賜忠貞維篤銀章一正統復辟念澗屢請朝賀授其子長盛世錦衣鎮撫凡十知禮部貢舉人臣恩禮莫比隆焉澗才猷練達典秩宗則夙夜寅清典財賦尤精心計與諸閣老論國家大事可否不持兩端及其爲人玉色溫言人皆服其長者故當時諸福備矣至今子孫科第蟬聯不衰

明巡撫僉都御史唐襄文公傳

載府志

唐順之字義修更字應德嘉靖己丑進士授兵部主事丁內艱起補吏部主事尋改翰林院編修移病乞歸永嘉執政惡其遠已勒致仕太子立復起宮僚補右春坊司諫上修醮壇齋居不受朝賀順之與羅洪先趙時春疏請正旦東宮行朝禮旨切責有悖逆不忠等語舉朝舌擣擬并杖僅奪職爲民罷歸甲寅倭寇躡東南春汛並遼海皆震用趙文華薦起職方郎中巡視薊鎮條上邊事絮爲令還視師浙直升太僕寺少卿右通政又用浙督胡宗憲薦超拜僉都御史巡撫淮揚以勤事死應德罷歸二十年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通經經緯史爲文章師韓歐陽及大蘇其序廣右戰功筆力超五代史其論春秋識出蘇氏上尤有志聖賢之道其序中庸輯略辨儒釋之相亂謂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順而達之融貫天地萬物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逆而銷之汨然天地萬物可謂能見本原故王道思序其文而應德不甘爲語言文字人然在聖門實亦游夏之列矣其學有餘力又游於藝自謂藝非麤跡德非

虛器六藝六德本非二致故晚而一出方闕父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蓋欲立功以自見其才藝云其禦倭於浙也策賊曰禦賊於並海不如禦賊於外洋視道蛟門還至江陰親督師抵崇明與倭轉戰斬三百級沈其船倭望旗幟走三沙捷聞故有太僕通政之命其受事淮揚也以陵寢重地乃檄總兵盧鏜遏三沙之路身與李巡撫首尾攻之江北敗之姚家蕩又敗之廟灣倭南竄又殲之三沙居海中凡二月犯蜃霧吸賊鹵得疾猶恨恨恐遺賊風雪中走太倉調狼兵於道振活江海飢民百萬行次卒舟中錢尙書牧齋識之曰應德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小則弧矢句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棍莫不扣擊究極源委以資其經濟有用之學晚而受知分宜戮力行閒身當倭寇轉戰淮海受事未幾遂以身殉可謂志士者也尙書之姪吾友錢湘靈則比之楊龜山謂龜山讀否之六二包承小人爲句朱子以楊自洗從蔡之失嗟夫用兵之難孔明猶短於將略而應德身當矢石出入齊汨氣如射潮

之弩可謂難矣何多索瘢哉嗟夫以其文章能立言矣以其聞道庶乎立德矣文固貫道之器歟然使其不才藝自見而欲立功當世則晚節亦不輕出也出而斬蛟涎射鱷蠆鯨鯢京觀出桑梓於魚腹而水死立功亦不細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哉崇禎中諡襄敏按諡法勤學爲文應德於法得私諡襄文

明兵部左侍郎盧忠烈公傳

載府志

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由戶部主事知大名府盜魁馬翩翩白晝探丸斫吏剽金象昇擒得卽伏辜囊橐之者不及解升兵備道是時流賊已蔓延畿南象昇才實能辦賊習於兵賊掠臨洺關馳師赴援賊遁掠廣平移師壓城而壁命門者內鄉民賊遁相戒無入盧公境遂渡河向豫畿南三郡得完甲戌賊掠湖南以象昇巡撫鄖陽房竹六城皆連山兵殘燹及人粉馬生則令民山居壘巖險澤居聚虎落家自守守相助入自戰戰相犄卒苦飢且譁則銷銀甲市牛酒炊餅蓐食士飽作氣暮年瘡痍稍稍起

乃深入賊阻燔焉餘賊遁向商雒然後分乘亭障而以精甲往來宛洛郎襄閒扼郎門戶郎復完乙亥賊首張獻忠掠湖北即以象昇巡撫湖廣賊望見盧兵旗幟即遁乃詐降給我師則潛師夜擣其巢斫三寨燔焉獻賊東走向淮南楚復完遂以象昇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川湖五省軍務已更兼總山西陝西七省賜尙方劔躡賊五晝夜及之滁賊數十萬攻滁聲援困絕乃鼓士奮擊士一以當十呼聲振屋瓦覆之清流關下燔焉滁水盡赤環滁之山撐拒戰骨如封京觀滁得完初滁城中不知援兵至見城下一騎索糧以爲賊竿其頭乃盧戲下將也盧總理乃免胄城下示之有行太僕李覺斯者面之始知而悔及解圍知州劉大鞏入軍門膝行請死以固守原之爲埤位祭陣亡將士脫甲一日而行是役也可以滅賊朝食總理前檄應撫張國維拒揚州過其潰檄淮撫朱大典拒潁州要其歸而大典逗留莫擊其情歸致賊得糾集烏合復向豫窺秦丙子夏以暑脫甲是時總制洪承疇駐師潼關總理馳與

策賊會賊闖將掠關門闖將者闖王李自成梟騎也總理部曲總兵祖寬遼左世將奮往取之須臾左挈人頭至血模糊時洪總制方鐫級總理以關門屬制境赦寬讓首功曰噉嗜宿將何爭尺寸總制以斬將勳竟得復級兩約曰制戰秦晉理戰豫楚秦賊毋出豫賊毋入期共滅賊賊亦頗求撫而西鄰責言秋思黃裏朝議移用象昇於北遂不能留辦賊矣嘗攷象昇疏言兵事大略其辦賊於郎楚也用滇黔之苗兵跣走箐篁嶺上下若蜚故郎楚嶧山千里無遺賊其辦賊於滁陽也用薊遼之邊兵貫頤奮戟百戰之遺故驍能捍賊而臺省白面猶以尾擊責之象昇屢陳賊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然有勦者必有遏者必有扼者苟正兵躡其後而無奇兵遏其前扼其角我少覆護之待賊東西解如風雨又安能從天而下繞出其前乎是故滁陽之捷由於前無遏者賊故殄而復熾使淮撫以奇兵斷潁上之道正兵乘勝而蹙奔北之徒則匹馬隻輪必無返者矣然而象昇轉戰三年未嘗墮一城久得

賊要領賊甚憚其威名使當時專用之於南必能滅賊奈何又移
用之於北左枝右梧顧此失彼一木支廈卒致敗死而以賊遺君
父嗟乎此象昇南北勝負之機而天下存亡之機也西師既薄都
城以象昇總督各鎮援兵并京營兵督師行邊進兵部左侍郎再
賜尙方劔朝受命夕飲冰不介馬而馳天下勤王之師投袂鱗選
西師鹵獲既多遂無鬪志散出塞奪歸子女以萬計薄伐而還都
城復完朝議重宣雲爲神京右臂遂以象昇總督宣大山西等處
軍務邊民斗粟千錢遂做趙充國屯田法糞沙磧爲沃野丙子丁
丑兩有秋生粟二十萬士饗百金馬三尋騰冬河冰合督師從狐
蹤渡行冰雪中入河套望拂雲堆問受降城形勝志欲西銘陰山
東銘木葉以身爲萬里長城戊寅四月三日屆督師懸弧晨白羽
至報西師三十六營近邊牆軍中方舉杯偵者云台吉某某督師
笑曰此索賞耳不許金繒賞格惟許互市十日密檄大同兵攻其
東宣府兵攻其西督標中出羊房堡邀擊其懈而西師之幕有烏

遁矣事聞廷議以敵未入口無戰功不敘無何象昇外艱訃聞疏
七上中旨不奪人親允候代會秋高西師復款塞督師墨衰卽戎
閤戟誓之防秋甫竣而薊門夕烽又報矣遂以象昇督天下援兵
再賜尙方劔象昇念奪情非孝避金革之事非忠而戰陣無勇亦
非忠哭踊受事星馳入衛召對平臺賜白金文綺遂刻師期本兵
楊嗣昌力主和議督師恥爲城下之盟水火旣成事勢掣肘委督
嘗敵兵單無見糧又令太監高起潛促之戰遂以飢疲之卒五千
當新羈之馬十萬戰死鉅鹿下之賈莊戊寅年也象昇死無復能
辦賊者越五年賊竟亡明象昇本書生便弓善射下馬磨盾鼻草
露布上馬蒙矢石先士卒素與士卒同甘苦士樂爲之死故戰每
舉旗常暴露野戰挽韁臥馬通中兩足淫淫裹瘡少疾馳兩髀無
肉天廩所賜戰馬十自爲十驥詩言身以馬爲足又以馬爲命嗚
呼馬革之志果矣死綏橫草之節偉矣然暗鳴辟易非大將之事
故其死亦由輕敵云贊畫其軍事者翰林楊廷麟追述事略作鉅

鹿詩以哀之廷麟以庚辰冬過虞山錢尙書尙書賦詩曰但令中使催房琯指高監也曰賈莊戰血高樓櫓元戎堂堂殉旗鼓又曰周處詎死齊萬年紀其事指其人也嗚呼可謂烈矣弟象觀壬午領鄉薦癸未進士尤難于文辟云

明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公傳

載府志

有明北都之亡也其君爲社稷死而死者吾郡錫邑有人焉爲翰林馬文肅公逮南都之亡也其君不爲社稷死而死者吾郡錫邑有人焉爲中書舍人龔公乙酉五月我師平江南金陵瓦解乘輿跳從方鎮軍諸臣或亡或降死者三數人廷祥奮曰死國吾志也吾降乎詣不以一身事二姓吾楚龔家訓也吾亡乎雖閒走行在知不濟也同年生有止之者曰子官不過七品仕不過暮月古者朝不坐燕不與雖王事不多殺位卑者可以無死廷祥不應有謾之者曰君蹈火吾鬼爛君蹈水吾魚腹約相從死廷祥則曰死國吾同志也旦日冠進賢章鵷鵠橫銀帶佩綬曳靴遇諸武定

橋圯上其人乃黃冠故鄉服廷祥噩然遂北向拜者再起而謂之曰爾緩須臾耶吾逝矣語脫口足超橋柱溺淮河與汨出或見或否不膺騰其人擗裳濡足援之猶從波中揮手謝而後撒波與齊入援者及諸波中形神離矣然裳衣戍削無淖泥鼻無噴沙中顙類水解者云時五月二十三日也廷祥爲人忠孝性成而又孺染師友之學少遊馬文肅門爲諸生文肅目以國士晚成進士習文肅訓以身許國甲申需次里居聞文肅殉節狀爲位哭諸寢門想魂招之上下四方哭斯歌斯踊以君亡師亡而身後亡自矢故能臨大節而從容死國守其素志卒與文肅衣冠雉經於堂賊過其門而羅拜者等死前夕遺書誠子惟慈母是慕略曰節不成節義不成義正月出門愧母絕裾錫之寵命鸞詒狄服移孝作忠死事食祿有孫奉母守身無辱蓋其於君親閒有兩難而各至者少侍母疾爲血書減齡以代翼日瘳未成童父刻燭命題應聲曰燭能照人心盡而身完矣竟如其言友幼弟提之成人厚姊妹不

忍其死教子女以義方故知其忠義孝慈悌友天性也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世耕讀庚午補縣學生員越十年中崇禎己卯鄉試越五年癸未會試中陳名夏榜進士越二年乙酉官中書舍人任踰月死

董文驥曰吾始異廷祥之母在而致身及讀其絕命之詞知其得絲綸以顯其親而後決也烈於衣帶贊矣每飲二泉泠泠然知其地多清流語云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錫邑自文肅而前又有高忠憲公亦死止水錢牧齋宗伯誌之云湛淵之時內不獲身外不見人委順而去何廷祥前後合符耶因過秦淮觀其所自湛淵節屆五月徘徊誦懷沙太息而去

贈御史吳公傳

公諱某字某號仰樓陝西寧夏人其先以明初從軍功自陳留徙濠梁再傳遷爲寧夏右衛指揮家焉祖某授明威將軍父某授懷遠將軍公嫡應襲幼失父母族人謀翦藐孤以爭立乳母藏之深

以免公年十四雄賞旣分厭族人又會鎮將哮拜劉東陽殺巡撫以叛遼東世將李如松等討平之然兩城四十堡皆被兵燹公家亦遭鹵掠業益蕩然徒步數千里至京襲職十六爲總制傳宣公本將家子然性好文自結髮入行間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公常曰古之爲將者敦詩說禮輕裘緩帶雍容有儒將風今或挽六鈞之弓持三尋之矛而不能操三寸之管世爭目爲武夫悍卒我乃與武夫悍卒伍於是服官之暇延上舍馬君於署屈首受書剖晰疑互穿穴大義斷斷句讀如童子師每解甲息馬輒手一編不輟自六經以至諸史頌數十萬言又善草書心摹手追咄咄逼魏晉一時邊將翕然聞風嚮學日與縉紳先生講學考業蓋非武夫悍卒可同年而語也總制李公奇之由千夫長進秩階文俸稍贏捐葺學宮俸無入家者郡人士伐石識諸廊廡閒尋升貴州都司僉書公遂幅巾歸里日以教子爲事當是時方萬曆中葉天下承平數百年國家偃武右文士大夫爭以鵠冠相訾訾及聞鼓鼙隸尺籍

符伍文吏則繩之以法雖勳庸大帥節制幕府偏裨而下則環甲
鞞袴握刀鞬弓矢蒲伏謁上官武臣荷戟而長歎所從來矣公非
薄其官故有憤世之志而將於其子焉發之居恆常命諸子曰若
以武功爵爲榮乎若雖生而張黃蓋橫金於腰文吏隸畜之何如
儒衣側注揖讓諸生閒猶足以彬彬當世矣公於書旣無所不窺
課二子就外傅身自坐函席之旁焚膏宿火伊吾至乙夜不休二
子相繼補博士弟子高等食餼歲壬午長公侍御君舉於鄉公則
喜曰吾志也易介胄冠進賢不於吾身於吾子吾志也世無復以
武夫悍卒目吾吳氏矣越甲申寇至城陷南走襄陽邑邑抱憤卒
公自傳宣至都司僉書歷官三十餘年所至得士心士咸樂爲之
用積上考數十公視之泊如也公爲人自文史外無他嗜獨善奕
今侍御猶有父風飲可數斗不亂公旣以儒術自文雅不欲以武
略見然臨大敵應機變解紛難雖嘯哨宿將無以過公之里居也
丙子之春邑無賴子亡命威眾特起公單騎入其營文諭厥渠眾

素服公長者立解散慶藩上其功下所司以無請託不錄郡人爭
爲扼腕公謝之曰吾完吾父老子弟矣吾其以爲吾功乎且吾不
以蚤自致今屏居久寧復藉是梯榮爲及寇薄城全省已陷公猶
倡義乘障捍西邊以圖恢復人無固志遂不守公之武略可見者
則如此公以侍御貴贈如子官崇祀于鄉少師胡公旣表其墓而
侍御驥同年也因侍御請復爲之傳云

贊曰余聞之先正歸熙甫稱昭代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多隕命
亡國耗矣而衛所多世其家以余所見且多以科第顯豈非武力
與詩書殊效耶如吳氏者詩書之澤未艾矣

顧繡繆雲瑛傳

雲瑛姓繆氏吳趨人華亭顧尙寶公子某之姬也善繡人咸知顧
繡云公子本貴游然有才武尙寶歷官兵部職方郎公子故具知
邊塞險阨將士尺籍伍符非徒讀父書乃知兵是時萬曆中葉邊
事驛騷公子家方盛內蓄聲伎爲承平王孫外散家財結吳楚暴

傑子弟馳馬擊劍欲取封侯中表喬公子某力翹關隸遼左大帥
杜松戲下號善戰舉公子署副總兵將乘障醫無閭以東會喬戰
死滴水崖公子遂不果用然已破產不爲家縣令點役轉漕京倉
逋糧羈禁家既破至鬻馬與妾以償乃得歸公子以窮老終人但
知公子爲濁世佳公子而不知其才實奇男子也嗟夫姬侍公子
貴盛時性惠巧德容功咸備善繡稱神鍼繡作山水雲林神仙佛
像士女人物樓臺舟車器物花木鳥獸蟲魚諸圖奪真如畫當其
理色絲添弱綫聲金翦而倚繡牀如造物者之物物出十指山如
芙蓉水如澌如練雲如曳帛春林如榮秋林如隕神佛纓絡寶相
莊嚴妙好士女眉目清揚衣帶當風出水樓可居舟可浮車可流
器如尙象花欲笑鳥欲語獸欲作鱗之而蟲豸翹蠕魚龍蔓衍見
者以爲真畫工經營不及也大者屏障小者尺幅購以兼金不脛
走天下越今百年來猶有贗繡以欺買者迨公子破家鬻妾富人
某斛珠競賈以充下陳姬遂入其門始不言終拒不可曰吾窻紉

鍼而以功事人豈復華落而以色事人以功事人者繡也猶吾十
指也女有一鍼一刀必中程十指不告勞以色事人者身也身一
而已非猶吾十指也女有一醮石可擘丹可涅身不可辱卒不能
感其悅也居久之從鄰媪所知公子歸丸書媪密貽公子言身不
二狀復脫珥數十緡令媪貽公子贖歸公子雖辭房猶故劍非合
破鏡者遂長齋繡佛與公子偕窮老終人但知其繡之技巧而不
知其節實烈女也嗟夫嗟夫人咸知顧繡顧繡耳姬殆以繡掩其
人哉公子之子爲予道其事出尙寶誥身二軸組識嘉隆年月并
姬殘繡俊鶻搏雀圖予歎曰此鶻毛骨不凡鷲擊之志風毛雨血
殆如公子之才武須臾未忘用世耶姬其爲公子影耶眡其繡十
絲不能粟十鍼不能杪句者髮卷直者櫛比縷縷而成宛宛而眞
蓋繡之難於織成也織文以平繡文以墳織章以經緯繡章以參
伍繡之所以難於織成也非天下之至精至勤不爲功考工記云
五采備謂之繡以四時五色之閒謂之巧先儒以爲其功屬陰故

用之祭服之裳及黼領黻純而帶則無箴功然古人尚質色用比方書云絺繡縹葛越之精者而繡之耳鄭康成讀絺爲繭失其質矣漢廣川王姬刺方領繡及使者繡衣其遺法也後乃有買絲繡平原者斑斕而華矣然其精緻難成古今所同故康成注典絲以文繡尙清涼恐其久而暑汗汙顏色也語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豈非言其用力勤而成功難哉夫人之精於勤者必能成其烈子爲之傳發潛光幽使人知姬之爲烈女而不負公子之爲奇男子庶乎不以繡掩其人焉

微泉閣文集卷七

